

明宗大王實錄

第三十一

019474
no. 19



19427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三十一

二十年大明嘉靖十四年正月己亥朔 上御明政殿受羣臣賀

上時自

喪世子因不爭久廢視領議政尹元衡元衡於私第三形類

事今始受賀人皆喜林領議政尹元衡其辭曰宗祧屬于一

律每朝必焚香再拜不知所奉等進賀箋其辭曰微恙而不謹

者何神亦不測所祈者何福等進賀箋其辭曰微恙而不謹

康寧於于五福獲觀華聖候之復常耿光高臨歡聲競沸恭惟

主上慈下動靜順序清明在躬益存節宣矣未瞻華衮黼黻

謂御疾幾無疾滿何幸聞鐘鼓管籥之音至於當可而朝正是

阻於上下懸心紫○赦其文王若曰天道無生休疾頑作而

極壽共祝乎岡陵○赦其文王若曰天道無生休疾頑作而

還予慶實關於宗社恩蓋推於臣民子以末切晉晷之三

大之業懋武圖治每勤虞朝之萬幾虛以受人恒切晉晷之三

接良不暇於日昃寢向安於夜分致榮衛之易愆復儲副

心痲姑繫倚丁之典聊親餌藥之方聞久關於講筵體又阻於

享廟逾時凋序方慮惘瘵之在身養性願精勤贊况病之去體

震

肆當履端之日庸展賀正之儀保佑自天式荷扶持之力康寧

受社庶慰降之靈斯乃一國之同歡宜與四方而共慶於戲

導和宣滯既見復身之臻○以李楫為禮曹參判李文馨為承

政院都承旨朴啓賢為左承旨柳順善為右承旨柳渾為左副

承旨成詢為右副承旨李光軫為同副承旨○咸鏡道三水地

庚子黃海道海州地震

辛丑咸鏡道三水地震

壬寅右議政李瑩請致仕

上不許命賜几杖李瑩啓曰臣以

昏庸謬荷殊遇濫側宰列遂陞台班息逾稷燾補之絲毫每欲

辭退而致仕之年只隔數月故僣俛隨行以待歲改今則年已

七十氣力表耗僅存視息何敢以忝重地以污名器特賜几杖

之命又出於人望之外聞命驚惶罔知攸措如此盛禮豈可循

例而虛施於非人乎非徒取笑於一時亦且貽譏於後世臣雖

無似豈不知恥伏望亟許致仕之請還收几杖之命再啓不從

癸卯兩司啓曰頃年六奸

李棟 李戡 尹百源 權

締結中外引進

儉邪

如高孟英金百鈞趙德源黃三

廣植黨與謀陷士林濁亂

朝政國家危亡岌岌朝夕幸賴公論憤發而

聖明洞照其狀

投諸四裔以快輿憤一時黨類並被斥罷國是纔定人心稍安

而今者叙用之命遽及於得罪國論之人凡在聞見莫不驚駭

疑恠為治之道人心為本朝廷上下貴於安靜人心疑感邪議

之所由生終非國家之福事固涉於奸黨者則不可以罪輕而

釋之况罪大而罰輕者乎前副護軍李重慶阿附李樛極其諂媚之狀及薦樛子

廷實於銓曹內實阿論而外似從公論其行事之回邪類此然無

猜險伎害之性故其見惡於士林不如李樛李戡之甚也以輕回諂媚之態攀附權奸作為

心腹陰謀密計無不與焉論其用心實與竄配之人無異而當

初只罷其職公論至今憤激豈可復叙於士大夫之列乎請還

收成命以絕奸黨窺伺之路若曰頃者樛雖愚妄處事多失而朝

臣之趨附勢則然矣豈非重罰輕乎技業之人若至深治則恐非

治人得中之道也重慶今雖叙用奸黨窺伺之事予未可知也

不允○以朴淳為成均館大司成李陽元為兵曹參知柳坤為弘

文館副應教李重慶為副護軍○日暈兩珥冠

甲辰兩司啓曰自古小人之在朝也專擅威福罪在誤國而至

於公論之數朝廷上下明知其罪狀則未有不伏辜於斧鑕之

下者豈不以威福不可以下移罪在誤國則難追於國典乎頃

日李樛之罪備在於當初請罪之日今不可一一枚舉其引進

檢邪廣植黨與一國之權在其掌握上以欺君上下以制朝廷
謀陷士林濁亂朝政試言其僭偏之事則曾在平安道表着紅
段之衣巡行列邑見者皆驚一家之居處服用亦極僭濫不有
君上專擅威福之罪求之於古罕有其比而當初不置重典只
令竄黜 聖恩太寬而物情愈憤如少有自艾之心則固當負
罪惕息而自南投北之時標初配保寧後移江界來到都城之外留連累
日行止自若其縱恣無忌之狀此亦可見每於論啓之際自
上批荅以愚妄無遠慮處事多失為辭羣情疑惑慮或自上
未盡洞照其罪狀也李戡險被反覆為標鷹犬謀害士林行等
五人之罪實與標無有差等而並止竄黜此亦公論之久而未
快者也一時所與往來之人豈盡為腹心者哉其中陰謀秘計
密與之同心凡標之所為無不與知者十目十手固不可掩而
當初定罪之時論其黨與輕重失宜亦有置而不論不但朝廷
公論以為未便至於卷議亦有失宜之譏以此定罪之後歲月
未多而人心未靖邪議橫生此豈非辦之不早治之不嚴之所

致乎金百鈞

百鈞稟性邪惡自少為朋黨所棄嘗受學于李芑後得科第即趨芑門求為宗廟直長為益汝孚所

惡困不得志後曲奉汝孚出宰光陽以珍膳遺洛中權貴以薄味奉其父其父嘗謂人曰吾無子云其繼母嘗斥百鈞不使在

一家厥後其父死未葬而忽與和洽黨咸恠之百鈞每以親歸鄉恒在繼母之家醜聲始播云與李探八寸之族自云六

寸賂遺孚奉無所不至探力薦于上特授新善因八王堂探敗後敗歸其家私怨于李探冀望復叙探通書曰明年乙丑之

正當有大赦汝必見叙至是果有赦而李重慶以邪媚毒害之人與先得叙公論贊之以殺人罪重罰輕請分配

為腹心助成其勢高孟英為人狡黠回邪喪事李探遂以輕邪之

人出入其門最為親密凡所論議亦無不知此二人無異於五人之罪

而只削官爵物情久而愈激請並竄逐姜克誠為人浮薄輕回扶才

情顯自以為得計其敗也宜得罪國論削其官爵所當恐懼屏伏而出入都下公

然接客其不有公論甚矣請勿使接迹都下行司直趙光彥以輕妄

無狀之人與為黨援而尚保官爵物情憤激請削奪官爵前博士李

成憲勤之子也人精險比於其父以重罪人之子心術不正尚在仕版副護軍李

重慶以輕回諂媚之人攀附權奸作為腹心陰謀秘計無不與焉實與

竄配之人無異而只罷其職公論以而愈激請削奪官爵使不得接迹

都下此人之罪當初輕重失宜故公論卷議以而愈激固不可以枝葉

在所接治不敢不啓

探聽郵愚妻素無行檢嫉士類不與已乃憑藉威里弄權驕恣締結一時論邪無賴之徒布列要地賣官

及交歲以其子廷實魁廷試未數月為兵曹佐郎未幾為吏曹佐郎

及其遠也強薦柳永吉為代正印尹仁酒主其事仁沙妻凡丁

立佑郎尹斗壽等不肯從探集怒甚其意蓋欲先薦永吉者主

以引其類如李成憲李彥怡等迭為之也與元衡通源謀啖

而屬意於奇大異故至疾之焉尹斗壽李文馨為清談誤國並

論許擘尹根壽伸救罪人驛根壽睿於結廷言趙光祖具壽

之死非罪劾請削職黜之城外欲因此盡殺一時名士已潛錄

其姓名孔四十餘人如李暹之退居養病所劾探與其黨類獲

力替無餘怨而亦將不免未發為奇大恒所劾探與其黨類獲

罪被竄而元衡通源之惡則人亦不敢言探黨如高孟英李彥

忠賴洪仁慶時為執義力護得罰甚輕人心不平他如此者亦

多厥後間巷諷傳探將復用有譏憂之至是因須赦後覃恩命

叙重慶職臺諫遂抗論至堂亦上劄論之後因西鄙有譽欲量移

探等竟迫公論不果蓋上於探等常致 答曰觀此啓辭事甚

騷擾予心不寧治奸當得其中不可深治刑厥渠魁脅從罔治

而前日樑等定罪之時酌定各人之罪今已三年之以何必更

舉已被罪者或追論新人續續加罪乎今者李重慶事頒赦後

別叙似異常例故並叙而公論如此仍前罷職可也不必削奪

官爵使不得接迹於都下金百鈞高子孟英今不須窳黜善克誠

若聞物議自當屏伏亦不必勿使接迹於都下趙光彥李成憲

不可追論益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國家不

幸奸凶孽芽植黨亂政專擅威福方構不測之禍遂肆無君之

惡幸賴宗社默佑輿論激發元魁斯得爪牙亦伏聖明洞

照其狀宜施兩觀之誅而竟從寬典止於流竄斥罷當時之憤

壽而不伸但以國遭厄運春宮新喪上下慘戚論者未盡失刑

之議久而愈激人心之懼久而益甚而臣民之所恃者以殿

下明燭其罪去之不疑而已豈料未踰數年收叙之命遽及於

黨惡之人乎况以元兇首惡諉之愚妄則其何以懲大慙而定

國論乎此下情之所以不能無憂於殿下之好惡也大抵治

奸當嚴防禍當密而罪大奸不以其律治黨與不以其典故出

入自如胥動邪議窺伺淺深真遂奸計或曰克識之特而

試物情也或曰李探尹百源以淑房切親締結官禁已久蓋將

豈非國家安危之兆邪正進退之幾乎伏願殿下納公論而

靖人心杜奸窺而絕後禍國家奉甚宗社奉甚是時上雖

不無青綠之意 又沈通源曲為探地潛結官人使設探
無罪 上意亦欲放還朝廷凶懼故兩司玉堂請加罪 答曰治奸

雖所當嚴處之亦當得中重慶之收叙偶出於頒赦之後而已從

公論還命罷職且罪六奸治黨與非偶然計而定之今不須更論

也

乙巳兩司啟金百鈞高孟英竄黜姜克誠門外黜送趙光彥削

奪官爵李成憲削去仕版李重慶削奪官爵事皆如啟

丁未夜月暈

戊申大司憲吳祥大司諫姜士弼等啟曰臣等近日以金百鈞

等六人之事在公論以而愈激故酌其罪狀輕重論啟蒙允而

物議以為當初治罪之際失其輕重之宜者不專在此人等而

金其重者論其輕者失宜之實有甚於前臣等在耳目之地大

失言事之職不可冒處請遶臣等之職時有李探李戡尹百源亦當依律定罪之議文

辭職答曰金百鈞等之罪酌其輕重故予勉從公論未知有輕

重之失宜也治奸定罪今至三年之久而奸生紛紜之議續續

追論甚為騷擾使君心不安國事不靖予未知其可也宜勿辭

吳祥士弼等再辭答曰六奸有罪故遠竄遐方矣玉堂之劄雖

曰不以其律此乃防後患而已非以為耳目有失也不可以此

辭避其多煩思

吳祥等退待物論

○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兩司以

前日論啓被罪人之時物議以失其輕重之宜而又舉臣等之

劄辭引嫌不出當初罪六奸不以其律物情憤鬱久而愈激故

臣等於劄論及之大抵臺諫所論取物情如何耳苟有所聞則

隨聞而隨論亦其職也何必紛紛數遞而後盡其責乎請大司

憲吳祥以下大司諫姜士弼以下並命出仕答曰如啓○大司

憲吳祥大司諫姜士弼等啓曰臺諫雖少有物議不可覲然在

職况事之關重者置而不論則其為失職不亦大矣乎玉堂之

劄云當初罪六奸不以其律物情憤鬱久而愈激又曰臺諫所

論取物情如何耳又曰何必紛紛數遞而後盡其職乎臣等在耳

目之地只論金百鈞等之罪而如此重事釋而不論此臣等所

謂失職之大者也其可謂取物情而論之乎臺諫去就繫於國體

關於後弊豈可紛紛數遞為嫌而不適失職之臺諫以開苟且

之端乎發於公論之事不可中止臣等已為不職而仍在其職
論其自己失職之事其於事體決知其不可也請思其事勢之
難命遠臣等之職祥等苟且辭避之迹不可掩矣 荅曰臺諫雖任言
責而論其可論之事然後合於耳目之體頃者只論金百鈞等
之罪予未所失職之大也且臺諫去就不可苟且徒計紛紛而
不遞亦豈合於事體然王堂已請出仕宜勿辭祥等退 ○日微
暈夜月暈

已酉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兩司以臺諫去就不可
苟且累為引嫌勢難仍在其職請大司憲吳祥以下大司諫姜
士弼以下並命遠差荅曰如啓○以李鐸為司憲府大司憲朴
淳為司諫院大司諫柳坤為司憲府執義李訥為司諫院司諫
申湛李遂為司憲府掌令河晉寶韓孝友為持平黃廷或為司
諫院 獻納崔頴黃允吉為正言尹毅中為成均館大司成崔顯
為弘文館副應教李仲虎為校理李後白為副校理李山海為
副修撰李澤為慶尚道觀察使

辛亥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人君所以主於臣民而
尊莫與等者誠以威福在己生殺與奪一出於上故禮分甚嚴
截然不紊下無有專擅僭倂之患如或權柄下移則主勢孤立
而危亡立至自古小人之奪人主權柄者必先務悅君心承順
無違陽為納忠使人主莫知其為小人然後擅弄威福脅制朝
廷終成不測之禍故聖人有履霜堅冰之戒其謹於微辨於早
不亦至乎臣等試以罪人李樛等之事論之則其專擅僭倂之
罪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實為之漸也樛以陰兇之人黃
緣戚里濫蒙寵擢出身十年秩躋卿相 聖息至重所當竭誠
盡忠圖報萬一而不自知感敢生專擅之計引進檢邪傾險之
輩布列權要瓜牙手足之用無不如意及其勢傾一國則家視
朝廷私作威福官以賂授獄以賄免爵賞人主之大柄而人之
陞貂者輒訕於人曰此我內圖之力也特旨君上之息命而人
有顯擢者亦誇於人曰此我密啓之功也有求於銓曹則以
上旨脅之奪人之珍玩則以內轍託之其他行宵臆罔君上濁

亂朝政誤國蔑法之罪難以枚舉至於居官處家多有僭擬不

道之事前為平安監司時表著紅段帖裏見者皆驚表著紅段

人君之儀也而標也敢犯之是可忍也孰不忍也及其罪惡貫

盈不為公論所許則反生網打之計構或陷害之論將至於空

人國家兇慘之計至此而極矣人皆箝口側目莫敢誰何知

有李標而不知有殿下震主之權有加於此者乎安有人臣

負如此之罪而能容於覆載之間乎當初定罪之時不以其律

與情共憤以而愈激公論之發於今日不得不爾也李戡以凶

狡險詖之人縱為狗彘之行戡嘗淫於族人之妻其在一家不父其父戡

勢惟恐不及日以酬其嫌怨為事其賊害暴戾之性實同豺虎

為李標鷹犬之徒憑托窟穴肆其惡為標設計指嗾教誘無

所不至造言生事嫁禍朝廷釀成國家危亡之禍陰慘兇邪甚

於李標罪人尹百源奴事李標謀害士林以奸回邪毒之人濫

竊糾算欲售狡計出入李標門下有同賤隸及得言官假托公

竊糾算欲售狡計出入李標門下有同賤隸及得言官假托公

父光弼嘗為教戒而拒不遵守反欺罔其父取其所騎之良馬與傳家之玉盃賂于李標

奴事李標謀害士林

論陰濟已私憑籍樛勢謀害士林常懷恣懟之心至發怨恨之言旬月之間干預朝政濁亂朝綱積成覆亡之禍其誤國亂政之罪實與李樛李戡無異請並依律定罪以快紳人之憤答曰李樛等罪狀若此故俱寬避方治奸極矣何必更論乎不可至於依律故並不見

史臣曰公論之發雖自三司而其勢或闕則必大臣起而並啓然後君信其言人有所倚公論得以大行矣今者元衡則以巨奸大邪何可攻人之惡且以白源之叔父陽為避嫌實則疲弱無能浚慶則非徒置散以曾為李樛所扼而避嫌至如通源則本與李樛同兇濟惡者也自得樛所寄百韻排律極其所懇之後尤陰有引援之旨故閉口因舌及上意堅定而論者猶強執不退則曰上候不寧如此未安云其所以抑公論而右兇類極矣羣情憤鬱或欲並論其惡而時勢有難終不得焉之百源使其女潛入宮中日常號訴于殿則其不能終正典刑豈是上意之所不見乎

○夜月暈

壬子兩司請李樞李戡尹百源依律定罪四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人君之所以摠攬威福維持國家者以有公論而已公論所激不謀而同而在上之人不即聽納則國綱柝蕩人心沮喪禍敗立至可不懼哉元兇巨奸竊君威福之權而釀國家危亡之禍神人共憤覆載難容此公論之久而愈激者也罪人李樞以陰兇之人驟躋卿相引進傾邪險詖之輩布列權要作為爪牙恣行兇臆上之爵賞市為已恩國之刑獄擅作己威假托上旨箝制朝廷攘奪滅獲陵劫士庶僭擬服用而不憚日肆淫醜而無忌構盤據之計肆網打之術使殿下孤立而國勢日危其為惡極矣人臣所犯有一於此猶足以顯示王法况此俱有之乎李戡以豺虎暴戾之性縱狗彘淫穢之行締結李樞作為腹心假狐鼠之勢恣鷹犬之鬻教誘兇謀指畫陰計嫁禍朝廷搆胥士林尹百源以鬼蜮之資濟虺蛇之毒憑托窟穴冀售報復常懷忿懟之心至叢怨恨之言邀聚

黨援晝夜構狸期致覆亡之禍二人之罪與樛無異當初公論之發實由於宗社之默佑而尚示寬典只命竄黜所當戴罪屏迹之不暇而負首惡者留連都城之外探覘朝廷之意其就道任意行止占入大家而率養衆妄飛簡列且而徵索不厭其縱恣無忌甚矣魑魅之禦豈足以懲其罪哉黨惡之治王法以謹而罪不以律故至今人心不定邪議橫生若不明正其罪以懲誤國亂政之惡厲階之成實基於此公論之愈激不得不爾也伏願殿下亟從公論以快輿憤若曰李樛等三人有如此之罪故俱竄避方永為邊氓而已至於依律決則不可從也不允

史臣曰樛之構禍士林也沈通源主之樛已投竄而顧惜之意猶不表問訊不絕於謫中凡樛羈旅困苦之狀一一關通禁中樛之餘黨又與通源晨夜密謀以為再入之計其機甚可懼也然則今日請罪樛等而不及通源何耶誠以通源有難拔之勢而恐貽反中之禍也樛既勢窮則請罪之無難通

源張大則莫敢誰何古人為國忘身之事今不可復見耶

○義州居崔山石以十歲童子與其父千同往山田大虎孝突

致日暮事勢極難同行入等語山石曰勢已至此姑置汝父于

此與汝同走告鎮發軍追捕云山石右手執其父左手執其鑰

或泣或呼百端防虎同行人等執山石之手欲曳其山石曰惡

虎在側棄父獨還心所不忍我當一處同死何以先去同行人

等走告權管領軍馳到則千同垂死願卧問山石去處則曰為

虎攬去云載千司還家即死權管又到虎處尋蹤則虎攬山石

盡食全體只遺頭骨山石以童稚之人孝出天性歸變不迷志

事艱迫得反全體身填虎口雖古之死於孝者無出其右

結城居梁氏幼學文九容妻九容有疾自春至冬彌留不瘳病

夫死號慟仆地氣絕復甦哭不絕聲自擬同死湯毀骨立朝夕

祭供親執哭奠一日於祭所繫頭於椽上一家倉黃奔救久乃

復甦自是心虛氣弱口不言語恒願速死以從地下之靈及其

小祥父西舅姑勸進食飲唯唯不從水漿不入口旬有餘日當

其葬夫也呼父母舅姑囑之曰願無生非今日明必旋門復戶○

日微暈兩珥

癸丑兩司請李樑李戡尹百源等依律定罪五啓不允弘文館亦

再上劄不允○四方沈霧夜月暈兩珥

○甲寅命名大提學洪暹提學朴忠元藝文提學尹春年以御

題孝感得封下曰其往泮宮使儒生等從容製述勿為科次封

入于內仍遣承旨柳渾宣醞且賜黃柑○兩司請李樑李戡尹
百源等依律定罪答曰陳啓公論雖耳目之責而好生惡殺人
君之事也遠竄極邊雖生猶死何必誅戮然後可謂治奸之嚴
乎予已洞照下情言官亦悉予意不須論之至此大抵當令人
臣之道安君上之心去騷擾之弊是乃急務而特已定之罪累
日合司予心誠為不寧決不可從故不允五啓不允弘文館亦
三上劄不允○夜月量古珥

乙卯兩司請李樑李戡尹百源等依律定罪六啓不允弘文館
亦再上劄不允

丙辰傳于政院曰自前日氣易和國無事故則或於元春或於
二月開視事而今年則非徒歲後雪寒無異隆冬予自喪儲以

後心熱大作去年終歲調保纔得稍安而近日國家多事謂兩

日論心熱復作氣頗不平將久調理停稟視事政院回啓

曰臣等伏覩上教至為感激自喪儲之後玉候愆和久調

選寧將開視事凡在臣民孰不歡忭第以臺諫侍從將一國公

論累日伏閣請計李樛等之罪而自 上留難至此非徒輿侍

憫鬱正恐 聖心煩熱實由於不即快斷之所致也誠能灼知

公論所在而夬決無疑則國是大定朝廷安靜 聖體將自此

而康寧矣 荅曰 觀此啓意予未知果當也生殺在於君上治奸

非政院之任也並為慎論動搖君心乎 〇兩司請李樛李戡尹

百源等依律定罪六啓不允弘文館亦再上劄 荅曰近日玉堂

所論有十不可予當言之治奸雖重而刑賞所當得中樛等雖

右專擅誤國之罪不宜至於依律而煩論不已一不可也雖在

平時自上堅定不從則予須強請况今予方有恙以不安不寧

荅之則在下何敢堅執不已乎二不可也人臣之道所當道 丑

以仁而不體上好生之心三不可也 雖昆 虫草木人君有殺戮

之心則大闢後弊固不可開端而支離上劄四不可也今當元

春敢請爾殺之政五不可也當今國無儲副君多小疾則為人

臣者亦當以為 宗社安君上為急務而將已定之罪累日交

章六不可也今此治奸之事雖曰出於公論而前亦豈無公論

酌定其罪乎不念人命之重七不可也闕庭所當安靜風俗亦宜淳厚而連日出八事涉騷擾八不可也非不知予之堅定而固爭九不可也以予為愚昧徒欲唯唯聽言使可否不得相濟生殺不在於上十不可也予意堅定故不允

史臣曰三奸之罪惡極矣雖置之重典不足惜也而其罪惡未盡破露而見敗自 上未能盡知其罪惡如此之甚也

故當初竄逐之時留難不斷久而得請者豈但椒親之故實由上無甚厭惡之心故也被竄未幾命叙其黨李重慶者欲驗物議之如何爾此正國家安危存亡之幾朝廷上下所當同心協力以請天討而其始也玉堂微諷而不盡其意兩司殺端而引嫌苟避繼為臺諫者不得不言而其實二三大臣不與同心尹元衡百源之叔父也非不欲殺之諉以避嫌而不言沈通源欲將百源之女為其孫婦陽托公論而陰濟其私揚言 上有心熱不可煩論以沮臺長之心終無一言以救公論縮手傍規任其成敗則臺諫侍從言之雖切豈得回

天聽乎嗚呼自古邪正互相消長而正勝邪之時小邪務正之時多故治日常小形日常多今日之舉無以勝邪而適足以稔邪謀為他日鼓吻之地則後日之禍有不可勝言也

丁巳兩司請李樛李戡尹百源等依律定罪三啓不允弘文館亦上劄不允○夜月暈

戊午兩司請李樛李戡尹百源等依律定罪六啓不允弘文館亦上劄不允○以洪曇為盜憲大夫漢城府判尹特命也閔箕為

吏曹叅判李文馨為兵曹叅判特命也朴啓賢為承政院都承旨

柳順善為左承旨柳渾為右承旨成詢為左副承旨李光軫為

右副承旨洪仁慶為同副承旨李拭為弘文館直提學閔時中

為副校理梁應鼎為修撰安宗道器量淺狹計慮不遠趨時苟容多有患失之態為吏曹

正郎李後白為兵曹正郎

己未兩司請李樛李戡尹百源等依律定罪六啓不允弘文館亦再上劄不允○兵曹判書吳謙啓曰小臣犬馬之齒今已七十疾病交侵精神已喪當此致仕之年久處非據之地其不誤

事者未之有也伏望命適臣職以授可當之人答曰主兵重地正合老成宰相宜勿辭○夜月暈

庚申兩司請李樛李懃尹百源等依律定罪六啓不允弘文館亦再上劄不允○傳于政院曰昨日兵判啓辭似不明言致仕之意故只答以勿辭今乃思之啓辭中有今當致仕之年之語言于禮曹賜不允

辛酉兩司請李樛李懃尹百源等依律定罪五啓不允弘文館亦再上劄不允○慶尚道南海地震

壬戌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憤樛等負無君誤國之罪久遭天誅伏閣籲呼已逾一旬而言辭不切忠懇未孚非但不得格悟天意使罪大惡極之人得容於天地之間徒為煩瀆以益上心之不寧臣等之罪於此為大可醜然在職上負恩寵之至重下致公論之益鬱哉請速命適臣等之職擇授忠直之人以重言責之任答曰近日極論踰旬忠言非不切矣但以終不得請之事固執不已故堅

定不從可從之事則何至今留難乎君臣之間所當情義相孚
既為盡職而若不蒙允則止此而退可也何至於辭避乎見此
啓辭心若不寧宜勿辭李鐸朴淳等再啓曰臣等誠未上格不
得回天其為不職極矣勢不可在職故退去矣仍退去○弘文
館再上劄請李樾等依律定罪不允○傳于政院曰命名兩司
李鐸朴淳等承召請闕傳曰兩司非不盡職予已盡諭不允之
意何至於辭職乎就職可也李鐸朴淳等啓曰臣等遭遇聖
明忝在臺議之職不能上格君心下伸公論決不可就職矣仍
退去 上復命名鐸等又辭而退

癸亥上命名李鐸朴淳等令就職如是者三而鐸等辭不就

○弘文館再上劄請李樾等依律定罪不允○日暈兩珥

甲子 上命召李鐸朴淳等令就職如是者再而鐸等辭不就

○弘文館上劄請李樾等依律定罪不允

乙丑 上命名李鐸朴淳等令就職如是者再而鐸等辭不就

○弘文館 上劄請李樾等依律定罪不允藝文館亦上劄答曰

好生邪議動搖君上越職論事益致不寧此予不敏故也不久
丙寅政院啓曰藝文館職在載筆前者國有大事則亦有論劄
之時今之上劄實出於公論之同然而有好生邪議越職論事
之教上以公論為邪議下以越職為嫌則公論終不得伸而敢
言之風索矣傳曰政院之啓予未知其可也近日君上有疾人
臣不以為念論事騷擾故以好生邪議答之也非指公論而言
之也且劄中有越職之語故並以越職言之矣○李鐸朴淳等
承召就職○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人
心也人心之所以倚賴者公論也公論激發而沮抑之則人心無
所依賴此非國家之福也有言責者盡其官守是其職也在論
思者補其闕遺亦其責也而迫於嚴切之辭不免悶默而退不知
國事之終何如也載筆之臣官居近侍而所言者公論喉舌之地
職在出納而所重者惟允殿下或以為好生邪議或以為未
知其可臣等之感滋甚天下未有兩是兩非之理藝院之所陳
者即臣等之所陳也俟舌之所論者即臣等之所論也若以藝

院之所陳者指為邪議候舌之所論者指為不可則 殿下之所謂正所謂可者果在何所耶無君逼上之於討罪除惡孰為正孰為邪朋奸亂政之於忘身盡言孰為可孰為不可耶王言一出四方咸聆好惡靡定羣邪啓心臣等固知 殿下之此言或出於文字之偶然矣百僚之多萬民之衆不可家喻而戶曉則豈能盡知 聖意之所在乎 殿下倘於間燕之夕一加省念則其必有惕然者矣一言喪邦以莫違為戒 殿下之所當念者正在今日伏願 殿下留神焉

史臣曰邪正之分猶薰蕕冰炭然不可以混施之也史臣之劄不見納亦已矣至以邪議斥之噫 上之心其未知邪正之分耶邪正之分固未嘗不知而猶且斥之以此則他日讒謗未必不舉此言以籍之豈不大可懼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匹夫猶且慎之况君一國刑四方者安危治亂判於一蹠今之間者哉有識之士未嘗不於此而三嘆息焉

答曰君臣之間所當可否相濟不可徒為唯唯而予方在不寧

之中心熱久積不知失誤於文字間而偶言之矣劉辭當留意焉

史臣曰從諫弗拂人主之盛德直言極諫臣子之大節也而君而從諫使刑政不紊然後可謂盡君之道也臣而極諫使其君無過然後可謂盡臣之職也今者三奸罪合萬死而上不之悟委曲容貲政刑不舉則可謂盡君之道乎三司論劄苟塞職責以謗諤為嫌逢迎為事則可謂盡臣之職乎上無納諫之誠下無極諫之忠而悠悠泛泛恬不之恠時事可知良可痛哭

○日暈暈

二月戊辰朔

己巳日暈兩傍有抱珥暈上有背色皆青赤

庚午諫院啓曰左副承旨成詢年深衰耗不合喉舌之任請命

適差近來銓曹之官不惜名器惟務悅人每於小大之政例必

奔走於公相之家曲稟指意不知為諂之可愧時吏曹判書宋壽九小大之

公稟於尹元衡其他政廳之中請簡如雲公然披閱不忌左

右徒觀所言之輕重以為注擬之高下如此鄙俗之狀亦難悉

舉國家之所恃以得人者獨在於銓曹而所為若此其所以妙

選朝望處以銓衡之本意何在如凡庶官之溷雜已不可救至

於侍從清秩之類亦不擇擬無復甄別極為寒心請吏曹堂上

宋麟壽洪量陳寔時量則雖已推考治罪答曰推

如啓○日微暈

辛未以李光軫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洪仁慶為右副承旨任呂

性貪濫濁客居家慶事有同市人以尚震疎遠之族趨附其門

下及震賜几杖設宴之時身親把門聞者鄙之命授喉舌之

甲戌江原道三陟海水冰至初九日乃解

乙亥以姜士尚為司憲府大司憲柳永吉為兵曹正郎奇大升

為兵曹佐郎睦詹為清洪道觀察使

戊寅日暈兩珥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王良星狀如拳尾長三

四尺許色白月暈

已卯日暈夜流星出元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
色赤月暈

庚辰日暈

辛巳日暈

癸未日有左珥

丙戌以黃瑞為承政院右承旨沈義謙為司諫院司諫張士重

為議政府舍人俞泓為弘文館應教尹根壽為副校理趙希文

賈直無文不事矯飾以斯文金麟學之婿見推於士類遂為修
致清秩然頃為于令時賄賂于李探等云以此物議非之為修

撰

丁亥 上御朝講○上御養和堂後庭命李瑩洪暹尹春年朴

忠元金貴榮申汝悰李文馨入侍承旨朴啓賢黃瑞並入待命

李瑩等 科次儒生製述前日戊均節命官所及讀書堂弘文館

製述命宣醞于入侍之臣又令進爵日暮而罷或有快醉而出

者

戊子 上御夕講侍講官李拱曰臣以宣慰使下歸聞諸南人

曰倭如自己外作耗之後絕和不待使彼反自乞和則操縱之
權在我可以易制而每徇其請前日絕和之倭續續許待屈伸
之柄反在於彼後必不勝其患矣且南方財力已困於倭人之
支待而今若從其所願盡給三十隻糧料則南方財力將至竭
盡矣且為寇與否不在於所願之從不從若彼恐動之言一從不
違則徒示其弱耳且自杜絕薺浦之後南方稍寧今不可復開
云矣 上曰倭人巧詐反覆例發恐動之言為圖書之請連年
出來若盡拒不從則亦非待遠人之道也當議于大臣處之○
諫院啓曰清洪道結城等官內需司奴子等托為農所首奴指
納亡叛之人萃為窟穴憑陵聲勢肆行暴亂陵蔑守宰劫制民
衆至於搶奪供上之物偷取禦敵之具雖以監兵使之威亦不
得制此乃叛國之賊心腹之憂本道監司之具罪馳啓以待朝
廷之處置者必有深慮當窮詰取服以正其罪而纔受一次之
刑因其虛捏之供遽有擬議之命今若不為嚴治則非但此人
益肆凶惡竊恐鴟張之禍又有甚於此者而朝廷亦不能以制

也請申年以本道監司狀啓等窮推得情答曰予存恤因之念而奏

蠢之人不可至於重治故議于該曹而公論如此勿議

庚寅 上御晝講

辛卯 上御養和堂後庭命洪暹尹春年朴忠元李洪男尹毅

中洪天民朴應男姜士弼李陽元丁允禧崔顥柳坤沈義謙辛

應時奇大升李山海丁允禧以下皆被選入侍承旨朴啓賢柳

順善黃瑞洪仁慶任呂並八侍 上以御筆書下七言律五言

律題各二七言律八主愛忠臣詠寒食于洪暹尹春年朴忠元曰

入侍之臣製進可也又書七言律題二寒食皆御題命洪暹尹

春年朴忠元製進八侍人等進所製令暹等科次入格者賞賜

有差仍命宣醢于入侍之臣又命堂上官以上各進爵 上亦下酬

日暮而罷羣臣或有扶醉而出者

壬辰 上御晝講○以朴應男為司諫院大司諫○日暈

癸巳 上御朝講

甲午日暈

乙未 上御夕講

丙申 上御養和堂觀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官等命洪邁

尹春年金鎧朴永俊洪晏李楫入侍承旨朴啓賢黃瑞李允珍

洪仁慶任呂並入侍以御筆書下七言律詩題三首目詠三綱八

執中詠五言律詩題二首致六節六文積善有餘慶示製述官等遣中使及史

官于成均館摘奸時到儒生而來遣承旨開集春門召八受點濡

生六人講經入格者賜以書冊筆墨製述官等製畢命洪邁等料

次八格者賞賜有差命宣醞于入侍之臣及製述官又命任呂以

上進爵 上亦下酬

丁酉 諫院啓曰近來年歲凶歉民生困苦無處不然而畿甸尤

甚流亡殆盡祛弊蘇殘當如拯溺救焚庶可以保存餘民京畿

曾經監司都事者以為先生其於父母已妻之喪廬幕墳塋之

後監司分定于各官各官責出民戶公然調發有同官家之事葬

地在於遠地而木石不能轉輸則必給米布而買之一木一石其

價倍蓰賦役之外民之怨苦莫此為甚請下書于監司自今以

後一切勿為水革其弊如有托為前規踵而行之者隨現痛治

時沈銓以監司新丁母憂歸葬金浦喪廬之修有逾居室營繕之督甚於國役故啓之大憾沈銓之貪縱自恣事皆類此

答曰並如啓○以吳謙為吏曹判書權轍為兵曹判書崔頤為為議政府舍人

史臣曰謙自門蔭擢第位至崇班往在丁巳年間偏信儉邪之言迎合權奸之意多陷士類或至於無辜殞身至今公議薄之而尚保顯秩屢典政權其為人狡獪善伺時議故也

三月戊戌朔

巳亥日暈兩珥戴色內赤外青

辛丑 上御夕講○以尹斗壽為弘文館副應教尹之亨為司

憲府掌令安自裕為兵曹正郎尹根壽為吏曹佐郎

壬寅 上御晝講○平安道嘉山地震定州兩土地震

甲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日暈

乙巳日暈

丙午傳于政院曰圓覺寺基內人家失火至於人物燒死予甚矜

惻恤典舉行事言于戶曹

六初七日夜失火
延燒二百餘家

仍傳曰圓覺寺基址

內閭雜人輩多結草屋居生故少有火起例多延燒一以驚動上聽
一以有害小民弊之大者無如此事自今以後空其基址禁人不得
居接而失火人等許令移居于南伐原廣闊之地永絕火災事言
于漢城府○政院啓曰圓覺寺基內失火人許令移居于南伐原
廣闊之地使之永絕火災事傳教矣但圓覺寺基址緣草家櫛
比又不慎火故一家失火則未免延燒不必此基為失火之地也
今若移接他地則祇但久居安土之民棄市廛出城外事涉騷擾
於聞見亦不無疑感之端矣請令該司議大臣後處之何如傳
曰此非無端撤出也焚蕩之餘欲為永絕火災此乃為民而無他
意也不無疑感之端云者此乃予意外之言也失火頻數屢致焚
蕩上有驚動之心下無安居之樂雖移居門外亦是我國之地何
必計市廛遠近乎然令該司議于三公鈴平府院君領府事以啓
○日暈兩珥夜月暈

丁未憲府啓曰圓覺寺基內人家頻數失火實由於草屋櫛比

而不能慎火以致延燹非地使之然也今此小民被焚燒之災者
多至二百餘戶而纔下賙恤之命旋有移徙之議當此凶年雖令收
拾餘燼以為生生之計惟恐其失以况迫出於城外空曠之地則田
土既非其有販賣又無所資哀彼二百餘戶之民命將何以為生
哉小民之抱悶既如彼物情之疑恠又有甚於此者請命停移徙
之議許令仍居巷曰國門之外非不可居之地圓覺基內居民獨不
可移居乎已命會議不可改也後累啓依允○以李鐸為工曹察判
張士重為司諫院司諫柳景深為曾寧府使權應昌為全羅道觀
察使

已酉諫院啓曰失火移居人事不久後累啓依允

是時
王后崇奉佛

事既復兩宗科嘗欲復立圓覺寺憚朝論不敢至是因
失火有移家之命人皆疑之故有是啓蓋防其漸也

庚戌傳于政院曰今觀慶尚監司啓本山林緇流以頑愚之性
恃其內願堂不為雜役之法不接儒生陵辱之事則或有之矣
儒生誦法孔子而先失其道嫉僧已甚之習亦豈無之此皆是
非難明之事而有關於人命不必嚴鞠以時推照律可也內願

堂除雜役自有其法都會儒生不可令內願堂供饋其言于該

曹以此意為公事李澤啓本曰安東府廣興鳳停兩寺僧感其

洽等請嚴○以金億齡為弘文館校理

辛亥憲府啓曰今者安東府廣興鳳停寺僧人等亂打儒生極為

駭愕本道監司之啓請嚴鞫者蓋將懲目前之害絕後來之患也

自 上諉以是非不明之事只命時推照律凡在見聞莫不駭愕

外方儒生讀書寺刹非今始然而都會儒生則官給糧饌使之居

接非如無名上寺之比而僧之凌辱打傷至於此極誠近古所無之

變也請依本道監司啓本嚴鞫治罪答曰儒釋如水炭故儒生

例嫉僧徒而予觀啓本之意是非不明僧亦人命不必窮推故

以時推照律也予若釋之則可論也雖予窮推照律則自有其

罪也不允諫院亦啓不允後兩司累啓依允命詳悉推鞫啓

聞

壬子 上御仁政殿宴日本國使臣景徹東堂等○弘文館副

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近年以來緇髡之流挾勢橫恣陵辱朝

士歐打儒生無所不至而諉以迷劣治之不嚴故其勢益張莫敢誰何嶺南之變未必非國家釀而成之也簡諸宰相之列付以方面之任國家之所倚重而至於推鞠僧徒則慮其不明不使究竟其獄事其於輕重不已值乎儒生之讀書山寺匪今伊始其在先王朝賜暇之真亦令任極精剝以做其業此亦作人之一事也今者諸山之寺通名以內願負笈之流絕迹於其間已非羨聞而監司因自前流行之規試取一道之儒都會而隸業焉則非儒生失道之比也而至於歐打是輕方伯也方伯殿下之所委寄而敢輕之是輕朝廷也其為罪也不亦重乎殿下不信異端而所右者常在於僧徒扶植斯道而所沮者多在於儒生視聽疑惑不無其端而徒久居之民空廢寺之基言官交爭尚未蒙允無恠于中外之愈感也至於內需之司只為內用而設近日之弊大累聖治命令刑獄自作一門不申該司任行京外故背主者視為淵數盜賊者托為窟穴甚至拒敵官軍罪犯叛亂而特從末減終免原律刑政之失莫大於此叛國之

民何所懲乎去冬以來陰陽失節恒寒之餘東海春冰災咎之
應雖不可的指而天之譴告豈徒然哉應天之實不在於文此誠
毀下及顧行事轉災為福之秋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不
久

癸丑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臣等伏覩昨日下午答之辭物情
如此人命可不惜也又曰人君不重人命徒以殺戮為刑之本
則未知其可也臣等不勝墮越臣等雖無狀待罪論思之地欽
仰好生之德豈敢以殺戮啓之哉治亂之用刑罰如攻疾之不
可廢藥石故制為常刑以齊不率之民古之聖王豈忍於刑戮
而為之哉懲一厲百辟以止辟有罪罔赦刑期無刑無非輔治
之術而皆本於愛民之仁心也近年以來僧徒縱恣挾勢凌轢
者比比而起蓋出於諉以遺劣而不治也嶺南之僧今又經釋
而不問則後日之弊必有甚於今日故欲依本道監司之狀啓
推其首末審其輕重而處之非欲直致於死地也監司受委寄之
重奉欽恤之旨亦豈敢不辦而遽加嚴刑哉儒生呈狀之辭雖

不能保其盡實明聽而酌施有司存焉而慮其涉於不明經照未
竟之獄是益張緇髡之勢而重挫縫掖之氣也物情之未便實出
於此豈以人命為不足惜也清洪亂民據其窟穴多聚無賴藏匿
殺主之奴招納叛將之卒法司之令不能行兵使之威不能制至
於朝廷命捕之時悍然執兵以抗有同敵國然此誠近古所無之
變而國家之所深羞也 殿下好生之德雖及於脅從之徒並與
已服之魁而免之刑政之失莫大於此橫暴之徒恬不知懼叛亂之
心將自此益長矣臣等所論出於共慙之情不能自已非不重人
而導之以殺戮也梁武帝於叛逆事覺之人亦泣而宥之由是
白晝殺人於都街公然剽掠有罪亡命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其慈仁則至矣而終無救於亂亡行姑息赦有罪豈好生之實德
哉書白有言逆干汝心必求諸道伏願 殿下垂察焉若曰兩寺
僧人不無曖昧而敢請嚴鞫殛命可慮故使以時推照律此予不敏
誤施仁政故也以此答辭之中偶有人命不惜殺戮為本之語也
非以勸君殺戮言之矣清洪亂民已決之事也劄意知道○日微

甲寅 上御夕講○咸鏡道咸興兩霽地震

乙卯憲府啓曰清洪亂民之罪必誅罔赦而自 上特命減死照

律甘為失刑莫甚於此凡擬罪之際或從末減者在情法猶有可

議者也今此亂民招納逋亡拒敵官軍至於朝廷命捕之時執兵

以抗有同敵國是實叛國之賊有何可恕之情而得免正律乎此

物情之久而愈激者也請百龍等並依本律定罪答曰無知小民

不知國法而妄為之也受刑決杖罪至全家不必依律故不名諫

院亦啓不允後兩司累啓依允○以李仲虎為司憲府掌令俞泓

為議政府舍人

丙辰分遣御史于八道察視守令不法○日微暈

丁巳 上詣文廟焚香禮畢御明倫堂出題題周太保輿言命

右議政李冀等試儒生仍幸惠化門外屏巖洞試武藝上自

秋喪儲 區之後 辱廢 行幸民之不見車馬儀衛賜進士金孝元

之盛者久矣今始出幸觀者真街無不喜悅等四人文科忠義衛李源明等三人文科及第○兩司啓曰自

祖宗朝雖非時取人武科則必令講經者其意蓋有在也今此別
舉武科亦除講經而取之物情至為未便請講經後出榜答曰啓
意當矣前者亦有除講經試取之時而今已出榜不須講經故不
凡

戊午夜月微暈

己未傳于政院曰予觀屏巖洞殿場正合出駐之地設殿場處乃

御路兩邊田地給價使之陳荒永為殿場事言于戶兵曹○以洪

聖民為弘文館正字郭屹性清簡居家孝友為全羅道兵馬節度

使高景虛為弘文館校理

辛酉傳于政院曰今觀江原監司狀啓江陵火災人家延燒兩爐

餘家至為可駭詳察救荒事言于該曹亦諭于本道監司○以洪仁

慶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朴大立為右副承旨安方慶為同副承旨

宋應溉為弘文館正字

壬戌諫院啓曰臣等伏覩屏巖洞民田令給價陳荒永為殿場

之教此固出於重武事之意也但古者講閱之事必時其農隙而

又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閑曠之地而為之何嘗取民田而陳荒之以為駐停之所也考見諸史有以 上林隙地許民耕食其意豈不美哉况今國儲將至虛竭有司不無他日之虞豈可以不關之地費有用之財乎請收給價陳荒之命答曰屏巖洞正合出駐講武之所講閱雖於農隙為之不可每為設場而還徹且殿場處民田不多故給價陳荒矣何有妨乎

癸亥 上御朝講○以李忠綽為司憲府持平李訥為弘文館校

理

甲子日微暈

乙丑藥房提調沈通源等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以證候書啓

答曰慈殿証候彌留至於累日卿等日日問安朝入而晡出都

承旨與醫員仍在藥房可也大王大妃疾彌留中外之人皆以

設擄岩無遮之會連日清齋進蔬沐浴仍為風邪所傷○日暈白雲

一道如氣自乾方至巽方橫布貫暈良久乃滅

丙寅藥房調提沈通深等問安于大王 大妃殿請進藥餌傳

于沈通源等曰 慈殿謹候日數漸深而尚未減歇予心憂悶
藥則今雖進御強勸則頗有不悅之色亦甚未安故不敢強勸
矣然隨便勸進可也

四月丁卯朔傳于政院曰 殿證候彌留予心罔極疏故事

分遣史官議于大臣○領議政尹元衡等議 慈殿失寧一國

臣民孰不悶慮自 上欲為疏放出於罔極之情臣等何敢有異

辭是日疏放雜光○三公及二品以上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

答曰予證初以風寒兼挾心熱乃至此矣○傳于政院曰 慈

殿未寧予心罔極別遣獻官精備梁盛祈禱于宗廟永寧殿及

名山大川

已巳日重暈○豆毛浦漁人得大魚時使人旁求以是豆毛浦魚

入設網于浦有一物入網中其大如舟衆夫力曳出江邊乃一

大魚長以布帛尺十餘尺廣三尺白色無鱗額下有二三鬚尾大

如箕頭上有穴噴水如雨鼻目不以水族江邊老漁人亦莫知其為某魚

辛未設無遮大會于楊州檜巖寺遣中使止之并國儲新喪妖僧普雨廣張祈

福之說請設無遮大會 慈殿感其言而從之 緇徒四集才知其幾千雕飾之物窮極華靡曠古未見且紅段為旗黃金飾輦

前後鼓吹設大駕親臨之狀又設拜位若使上禮佛然其
為兇悖不可狀言府庫財竭宗室戚里亦各出粟帛而助之
總殿遵其戒律沐浴齋素幾十餘日而至於
違豫及其大漸遣使止之設會已數日矣

壬申 大王大妃以一封書下于大臣 三公鈐平府院乃諺書

遣教也 其教曰予本有心熱而傷寒感冒風熱謹無發終無一

廷往在癸亥而元氣日漸虛弱將不得支持故諭子意于朝

年僅得調保而元氣本弱不能如常子以是晝夜憂慮矣國本

誕生子日望之而意外偶得此病將不能保唯望朝廷一心盡

忠於主上耳至元氣本不充實不可久進素膳凡于喪禮

之望盡忠主上及開素事依于所望一從無違則子雖為

地下之靈亦應感激為國情懷非止於此今因病重只言大槩

子平日使與內人司人則依故例並為免役而限已身禮食

題給可也且此事發言於朝廷心甚未安平日所懷故並及之

釋道雖是異端自祖宗朝以來皆有之兩宗則亦是為國家

統領僧徒而設之繼流雖曰無用朝廷須體子意終使完舊仍存

可也古入云常時不可事佛道然諫父母如不改則從之云主上

雖禁抑異端朝廷須從子意日尹白源雖曰罪重然孝

史臣曰自設兩宗以來國儲虛竭緇徒橫恣將不可以為國
貽禍於一時者多矣而又欲遺之於後臨終之日拳拳不忘
何其痼惑之甚也况百源黨惡釀亂得罪 宗社只窺遐裔
獲保頑喘猶有失刑之憤又欲放釋之此輿情愈鬱而公論

之所以不得不激發者也

○巳時 大王大妃薨于昌德宮昭德堂

史臣曰 尹氏性剛狠能解文字 仁廟在東宮 尹氏

忌之其弟元老元衡輩與章敬之弟尹任有隙交構兩間

遂有大小尹之說是時人皆以 仁廟之孤危為憂 中

廟賓天 仁廟事 尹氏極其孝而三朝之際每發怨言

至曰願官家活我門 仁廟聞之悶鬱柴瘠之餘仍致憂

傷以至大漸及 上即位當時諸公虞其剛狠必害于國

至不欲使臨朝蓋不量其時勢之不得已而適以速禍未

幾遽起大獄向之扶護 仁廟者皆指為逆賊噫如尹任

者見怒於小尹久矣無知武夫或懷不自安之心而反形

亦未著至如柳灌素稱清直心乎王室亦何罪也蓋 后

積憾於前構禍於後李芭輩又從而贊成之其禍連延迄

十餘年而未已終至血肉士林斬伐殆盡言之可為於悒厥後

崇奉佛事靡有紀極內外帑廩空竭無餘公行賄賂橫奪民

田內需奴婢橫肆諸道叛主臧獲如萃淵藪與其弟元衡專擅於中外二十年間朝政濁亂庶恥掃地生民困悴國脉斷喪宗社之不亡幸爾况靖陵安厝幾二十年而惡其與章敬同兆遂至遷動獨何忍哉且自謂有扶立之功時或謂上曰汝非我何以有此少不如意輒肆叱咤有同民家壯母之待小子上性至孝奉承無違然時於後苑僻處為之涕泣或至失聲上之得患心熱亦以此夫然則妃可謂社稷之罪人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尹氏之謂也史臣曰妃性嚴毅雖於待主上之時不暇辭色垂簾以來凡所施設皆非主上所自由也盡心佛教信任宦寺竭國帑庫以奉僧徒奪人田獲以富內需賞罰僭濫人不勸戒加之以權歸外戚政出私門賄賂公行紀綱板蕩國勢頽靡將不可救幸賴明宗大王覺悟前非將有大正之志發政未久弓劍遽遺嗚呼痛哉

○傳于政院曰大行大王大妃喪事一從大王喪例行之

以嘗攝政故也 大王大妃

史臣曰天無二日國無二君若不分等夷殺禮節則是二其日也二其君也今者 妃喪從大王例雖日出於孝思之無窮其於禮也何漢之馬鄧求之高曹功非不厚皆以后禮葬之而未聞以天子之禮為之為其有禮故也今而不然以禮之意安在

○大臣等言于承傳色崔漢亨寺人曰帝王之孝非如常人必以

宗社為重今 主上當此罔極之時若處濕地地氣透蒸幸至

愆和一國臣民之憂何可量哉且平日保養 聖體非如常人

近侍之人指內官等須知此意頻進粥飲而亦以臣等之言啓達何

如○以同知中樞府事柳潛為守陵官○白虹抵日虹之兩端皆至日之

兩道謂之日下有格氣謂之青赤者良父乃滅日暈有左珥

甲戌傳于政院曰 大行大王大妃當 中廟臨御之時亮盡

婦道誠敬事上待 仁廟亦盡慈和終始不弛乙巳寡服之初

克除姦兇再安 宗社攝政九載政治清明憂勤國事每念安

民亦慮小子微恙頻敷以誠護養仰賴罔極功德重大正與太
妣宣仁同焉今上 尊謚陵號殿號之際十分詳察使允合於
聖德事言于大臣諭于禮曹○大臣等啓曰請勉進粥答曰罔
極之中安敢三日內食粥乎大臣等又啓曰 宗社之重不可
不念况 慈教以保養 主上元氣命于臣等自 上不可不
勉從臣等之請答曰三日不食禮也何敢食粥乎大臣等強請上
勉從之

乙亥摠護使左議政沈通源啓曰設倚廬事考 貞顯王妃喪例及

中宗大王殯殿儀軌則與五禮儀註不同何以為之傳曰凡喪
事當依前例設廬則於宣政殿東邊崇文堂為之○禮曹啓曰
自初喪至卒哭凡小祀並停而順懷宮順懷世子魂宮則方在三年之
內故行朝夕之奠但來望祭則異於朝夕奠何以為之傳曰卒
哭前朔望仲月名日祭並停之○夜月暈

為子三公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啓曰三日已過請進食答曰三
日雖過時未成服食粥尚為未安况進食乎不久又啓曰臣等

所啓匪今斯今考 祖宗朝遺事皆有此例自古人君守喪與
凡人不同者誠以人主一身繫 宗廟社稷之重不如是無以
保護哀候也今自 上固執喪禮至尊之體幸致愆和則一國
臣民之憂不可勝言伏望克念 宗社之重勉從臣等之請答
曰成服後當進食大臣等強請答曰當勉從○摠護使啓曰考
閱 貞顯王妃喪事儀執而伏覩 中廟傳教內連歲凶荒今
遭大變事多窘乏 雖喪葬諸具一遵禮文然其所辦之物多有
虛費濫數今都監更加審核酌其實用一應支供務從省略云
方今生民之困瘁十倍於古今者三都監頌殿國
葬山陵所需皆出於
民勢所難支請依 中廟朝例凡浮費之弊一切革除以紓民
力何如傳曰如啓仍傳于政院曰近來年運凶荒又值大變凡
山陵喪葬民力之事參酌情禮另加簡略以除民弊而諸君駙
馬家別進香時亦不可如前巧侈華羨此意言于三都監○上
以 大行大王大妃行跡書下于政院其書曰 大行大王大
妃天質英明聖度剛正博覽學問閨門有法內庭嚴肅雖一品

駙馬狂悖得罪則黜外不惜此蓋指靈川尉人莫不服自丁丑

年册封之後配先考三十年克遵婦道終始誠敬待仁廟

亦盡和意雖或有姦凶交亂之言能為鎮靜接宮嬪合於情禮

甲辰冬中廟賓天之後哀毀過禮乙巳仁廟賓天痛悼亦

切當寡躬嗣服之初三兇尹任柳權柳仁滋罪惡漸極御景福宮忠順

堂垂簾議于公卿克除姦凶再安宗社初上聖烈徽號加上

仁陔二字攝政九載政治清明癸丑流火之月歸政于寡躬常

時每教寡躬以辨賢邪抑貪風去民瘼安國家諄諄不已癸丑

暮秋景福宮災欽賜誥命並被燒燼戊午年遣使奏請皇帝

即允順付再下慮僧徒無統議大臣復立兩宗大臣沈連源

發政之日議復立兩宗之事阿諂不違而無一言面諍其不可

至於下問之際正直納約之時而震也非徒不進直言又從以

悞順之辭念中廟靖陵之兆似不盡羨壬戌之秋遷卜于

宣陵之旁癸亥九月驚慟順懷之變初冬移御于昌德宮東宮

自甲子年寡躬多疾以誠護養仰賴罔極之恩今年暮春偶因

感冒之證日漸彌留百藥不效孟夏初七移御于昌德宮別堂

已時昇遐春秋六十五嗚呼痛哉仍傳于政院曰罔極之中心緒茫茫文似煩亂製誌者可改成也此外朝廷若有聞見之事亦當書示于製誌官○日暈

戊寅政院啓曰考 祖宗朝前例翌日進粥三日進膳例也今

自 上哀毀過禮過三日猶未進膳一國臣民煎憫罔極且全

日風氣險惡若早出哭位則恐或有傷伏願自 上斟酌保護

聖躬以副臣民之望傳曰情雖罔極自上豈不勉強進膳乎予

氣平安則所當不廢哭臨而近年以來心氣虛弱若風雨險惡

之日則亦豈不斟酌以副在天之靈平日護養之意乎○議政

府六曹弘文館以議謚事會賓廳啓曰 大行大王大妃徽號

以平時所上聖烈仁明仍用何如此四字皆合於實德而 貞

熹王妃時前例亦如此故敢稟答曰如啓○大行大王大妃謚

號曰文定慈惠愛民曰文定殿號曰文德陵號曰新靖陵先皇已

學金貴榮製行狀是日元衡教其行狀勃然厲氣謂大提學洪

有簡略之迹是何意歟請公其以乙巳之事為疑乎二人俱失

翼而其蛇虺之性猶不自沮若使陳復昌李無疆輩尚在于朝則將必起撻陷之計豈不寒心○鈴平府院君

尹既領府事李浚慶與政府大臣啓曰成服已過今後哭臨雖

於朝夕上食不必日日為之且日候不調或風雨險惡之時自

上宜斟酌為之此亦有前例故敢啓答曰予心固極氣安之時

則豈敢廢哭臨乎但予氣虛弱姑勉從卿等之請○兩司啓曰

御醫柳之蕃楊禮壽孫士鈞金世佑當大行大王大妃未寧

之時專主藥餌之事脉候之虛實證勢之輕重所當詳問於入

侍醫女用藥之際十分謹慎俾無差誤而只信醫女之言醫女

曰慈候向歇則四醫亦以為然至於昇遐前一日猶以為漸

差而未聞以某證進某藥竟至於大故而莫之救一國臣民孰

不痛心前此東宮諱順懷世子疾革之時侍藥之醫楊禮壽有治療不

時之罪置而不問物情至今憤激請四醫命下禁府推鞠醫女

西施善福入內侍疾不即告於四醫以致用藥後時至於大漸

之際猶不以實告終至不救其罪尤重請並命下獄以致醫藥

不謹之罪者曰外間不能詳知故如是啓之矣醫官醫女有可

罪之事則以予罔極之情何待物論乎予當詳言之予於侍疾之時伏覩 慈候無常一日似歇則一日不安昇遐前一日果似向差翌日遽至於大故醫女則從傍診候必十分商度然後傳于藥房四醫則只信醫女之言勢所然也皆非不以實告不謹醫藥之罪也今若至於下獄推鞠則在天之靈亦必不寧也不允久啓不允

已卯政院啓曰考見前例喪葬公事則雖在三日內不得已入啓雖非喪葬若係關之事則成服後入啓刑獄雜公事則卒哭後入啓矣然待卒哭則太遠過二十七日則並許入啓何如傳曰雖在諒闇之中國事不可停廢刑決公事則過二十七日後入啓而其餘雜公事自明日出納可也且守令不可以闕過二三日後為政無妨

庚辰兩司啓曰罪人尹百源本以姦回邪毒之人常懷憤懣之心欲逞凶狡之計與李標等同心締結作為爪牙假托公論陰濟已私憑藉權勢謀陷士林濁亂朝政釀成國家之禍原其罪

惡雖置之極典猶為不足今者以 大行大王大妃遺教乃命
移配近道聞者莫不驚愕 大行大王大妃雖以百原為至親
之人且奉公主之祀下此遺教然百原之罪關乎國家非他竄
黜之類豈可以遺教輕移罪重之人乎頃者臺諫同辭論執請
置重典自 上教之曰逆諸魑魅之鄉永作化外之氓而今遽
量移則非徒王言自此而不信竊恐姦人有以窺朝廷之淺深
也且雖在凡人未必以從親之令為孝况人君之孝當視國家
大計如何耳豈可以苟從遺命為孝哉自 上方在哀疚之中
臣等非不知論啓之為未安而事關 宗社故不得不啓請還
收近道移配之命答曰尹百源罪狀今不須煩論遺教丁寧若
不計 毋妃遺命則大失臣子之道况非如釋放之例量移於
中道則有何妨乎前雖教以逆諸魑魅之鄉永作化外之氓此
則平日之言也今承遺教則哀痛之中不可不從其可欺罔在天之
靈乎不可改之故不允○傳于政院曰尹百源移配于中道事言于

義禁府

辛巳弘文館亦上答請尹百源勿移配不允

壬午藥房提調沈通源等問安答曰子以弱質素有上熱下冷之

證近年以來心氣虛弱癸亥秋驚悼以後多有小疾艱保度日

今春氣似稍蘇而遽遭困極之變方在哀痛之中脾胃不和氣

或困倦胃膈似隔塞食不易下故方服九藥矣勿為問安

乙酉以同知中樞府事李滉

性疎淡寡慾深於理學托病歸鄉常以經籍自娛雖有不平之事怡然自處未嘗芥滯於心教子第必以小學為先治婚喪一以家禮為法後學有問論難竟夕士之稍有儒行者莫不收慕思欲

一多焉狀而接對

辭職書狀下于政院仍諭于滉曰觀卿狀

際未嘗言及時與之

落知卿懇辭子嘗虛位待卿而強求退閑此子待賢之誠未至

而然也但以卿意深切故勉從適差而仍命本道監司備給食

物矣此意知悉

其狀辭云小臣往在己未以工曹忝判受由下

趨謝自是以後在尊歲月犬馬之齒益以類暮久遠嬰疾歲歲

加重脚膝痠痺運步艱蹇徃徃一身血氣全不

變為寒疾痰氣塞胃五臟百體更迭受病令熱相激治藥難施

至命至於六七十年之久狼狽窘感周知後措徒然伏俟禱賜之

至何意因循迄又漏網臣竊念自古人臣陳力就列則鞠躬盡

各忝班列揆分員義罪當萬死如此叨疾終若不解危之命

一、朝淹然負罪抱恨而死身雖入地莫能瞑目茲敢冒陳之席

萬私室以笑威命之下伏乞聖慈寺賜矜軫許懇○京城地震屋宇

皆動京圻坡州抱川江華地震屋瓦搖動江原道平康地震平

安道定州寧邊鐵山平壤地震屋宇搖動

丙戌傳于政院曰去夜京師地震予心未安政院回啓曰臣等

伏承下教不勝感激地者陰也理宜安靜而四月純陽之月京

師四方之表今乃越陰之職侵陽之事變異非常攷前史無非

陰盛陽微之證也自上其於扶陽抑陰之道宜無所不用其

極而進退賢邪之際表當省念焉時臺諫論執尹百源况新遭

大恤疾棘之中哀思方切善端易戕固此謹告終始惕厲使陽

淑漸長而陰慝自消則轉異為祥莫過於此○傳于政院曰

文定王妃行跡前日心亂之中大槩書下而王大妃殿又以

此欲為書下故並書下矣令製誌官參考善製可也其書曰

文定王妃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春秋十一

歲丁母夫人憂行素三年凡察喪禮似同成人事考府院君衣

食孝養一如母夫人生時撫養年幼同氣亦同於母夫人生時

故宗族莫不稱贊歲在乙亥暮春 章敬王妃昇遐 貞顯王

妃教 中宗大王曰早失賢配當於宿德名家擇賢立妃也遂

擇定焉文定厥祥親迎于大平館正位于中宮之後仰事 貞

顯克盡婦道故 貞顯王妃常曰中宮賢明宮禁之事吾不念慮

矣歲在己丑親蠶于禁苑以示務本之意 仁廟為元子時孩

孩撫育過於所生常喜 仁廟學問日就月將頻頻賞給於乳保

母侍人之輩哀痛其 仁廟與孝惠公主 章敬王后文也下 早失

所恃至於公主子弟 公主只有一女文定王妃嫁延城尉金禧 凡事一依公主之禮

庚寅夏 貞顯王妃未寧適於其時方娠敬顯公主 下嫁靈川尉申穢 兩

晝夜侍側整不懈弛及 貞顯王妃疾亟 文定王妃以誕生公主七

日之內不得行步安坐於牀上使內人舉之入侍則 貞顯王妃教

曰中宮忘身如此吾疾似愈矣及其昇遐哀痛固極行素三年內

間凡事及祭祀克盡禮規壬辰年間 中廟偶得大腫累朔辛苦

之時不離侍疾動靜得宜在坤位二十八年少無怠於國母之道敬

事中廟如君臣禮一日兩殿御便殿 仁廟侍側妾王大妃亦忝殿

末而 中廟論難歷代治亂興亡之迹我朝政治之事 文定

王妃曰賞罰不當則雖十皇帝不能治也願自 上須光明正

大進君子退小人此治亂之大關也 中廟喜答曰此言至當

常時如是論難內助政治無所不用其極撫恤後宮情若昆弟

逮於甲辰仲冬 中廟賓天攀踊莫及非進香名日則例為躬

行別祭每年 中廟誕辰則別造衣櫥亦躬行祭而後宮王子

王孫均養益厚終始如一故內外莫不感荷天恩常祝萬壽不意

昇遐人皆傷慟固極常時天性儉素不喜奢華動遵禮法常為

先王守陵官及 中廟朝元勳之家不廢賜送厚待不弛每念

國家無疆之壽黎民得所安樂焚香祝天雖寒暑不廢祝曰天

鑒孔昭必得所欲為國誠意極盡如此平日教曰釋教乃是異

端所當拒絕但自 祖宗朝以來不能頓絕吾何獨廢乎吾以

此事有愧於 主上而是亦予為國誠意之一端云

丁亥禮曹啓曰 大行大妃從 大王喪禮事既為傳教矣然

考 貞熹王妃儀軌則初以 大王例磨鍊其後收議大臣更以
王妃例改磨鍊今 大行大妃攝政事與 貞熹王妃同宜若
遵其儀軌而行之但依 大王例則庶人當以白衣終年哭若依
王妃例則庶人從吉之期只隔數三日二者朝議不一擅定為難
請於明日廣收廷議定奪傳曰如啓

戊子鈴平府院君尹溉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
瑩兵曹判書權轍右叅贊趙彥秀禮曹判書朴永俊判尹洪曇
副提學金貴榮禮曹叅判李權議臣等考五禮儀註則內喪庶
人男女十三日而除服云不多日之內變白為黑極為悲慘然詳
考禮文及 貞熹王后儀軌則從禮文事其時議定已為成規
且在宋時母后臨朝固恭一二而未聞有喪制之變誠以情雖無
窮禮不可不節也況古云喪祭從先祖今者 大行大王大妃喪
葬諸具雖從 大王之例服制之禮則一依 貞熹王妃例宜當
答曰依議施行○日暈
己丑以宋贊為慶尚道觀察使

庚寅夜流星出北極星入紫微東垣狀如瓶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京畿揚根下霜

辛卯憲府啓曰賊僧普雨以凶悖奸猾之人久為緇髮之魁廣
張罪福之說惑亂羣聽使舉世靡然趨走而非徒居處衣服僭
倂於人君至於凡有所為自謂直達於宮禁其縱恣陰譎之狀
難以枚舉頃者設齋於檜巖兩實主之佛事之盛曠古未聞糜
費之奢有不可言至以紅段為旗黃金飾輦其他儀仗並用彩
段鼓吹前後儼若君上之親臨况外間所傳雖不可盡信皆曰
大行大王大妃之未寧因設齋行素以致罔極之變一國臣民
之痛至此而尤極豈可以如此之罪而一日容貸於天地間哉
請普雨命下禁府依律定罪諫院亦啓答曰大行大妃雖遵
祖宗朝遺風設齋於檜巖而未行之前已始未寧萬無久進
素之事但則月適值先妃忌辰雖在未寧而不廢進素遂播
浮言於外而已凡遵古例之事皆出於聖斷一山僧有何直
達於言禁之理乎若以虛事治普雨則在天之靈亦豈安心

乎已往之事今不可煩論故不允經月以啓不久只命削僧職使
不接跡於近京寺刹○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略曰賊僧
普雨素以奸譎之資濟以妖誕之術壽張禍福盜賊國家恩
既極詭計得遂甚至廣占窟穴哀聚其徒而安受僧王之號新
搆方丈寢處其中兩名以三聖之殿 大行大妃以英明聖神
之資非不知異端之為誣而么麼一髮假以名號欲有統領而
已廣張罪福大設道場督辦宮闈內儲垂竭更為凶謀益生狡
計固索不能支之費強勸不敢為之事不過責以難行為後日
之地耳以 大行大妃為國之誠寤寐經營僅足其數龜勉齋
沐以行其計而雨乃張皇意氣益肆詭誕擅造乘輿以為迎駕
之狀僭設幄坐以為禮佛之儀鼓吹法仗無不備具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雖行鈇鉞之誅不足以治賊僧之罪伏願 陛下
亟正其罪以快神人之憤以答天地之怒答曰不允經月以論
不允○成均館進士李宏等上疏曰伏以事固有不可言者而
情之所激則言時固有不可言者而勢之所急則言何者宮壺

之事至隱至密外人之所難聞也然無隱不彰無密不著十日
難欺十手難掩則不可謂至隱至密而難言也喪疾之中遑遑
哀遽人言之不可進也然妖妄作孽罪闢君親不可一日共戴
一天則未可謂遑遑哀遽而難言也今者妖僧普雨倡沙門禍
福之說熒惑官禁陳祈福之法設無遮之會謂其齋戒致誠足
以媚佛而獲福行吾之說 聖壽可添前星可曜故以 慈聖
愛 殿下之心憂 宗社之誠不能無惑於邪說以為 聖壽
果可添則黎羹非所厭也前星果可曜則蔬食非所苦也凡所
齋沐一如其說三牲之膳不御于前者至於旬朔而不知元氣
之已敗也臣等竊念 大行大王大妃聖筭幾至非肉不飽之
年母儀一國五十年于茲其奉養之豐珍羞之享已成其性矣
一朝輟其常御代以素膳則貽傷 玉體在所必然妖僧之志
但欲逞其邪術而不顧君親萬金之軀陰進齋戒之說馴致不
豫至于大故普雨實一國之賊而 殿下之讎也臣民之如喪
老妣者猶且腐心切齒皆思顯誅况以 殿下罔極之懷視此

妖僧當如何哉臣等伏聞 大行大王大妃春秋雖高玉體康

強 殿下盡孝之日方長奉歡之期無窮若能調養順節甘旨

得宜不使邪說害之而榮衛無致傷之由則 殿下號天叩地

之慟必不遽至於今日也言念至此 殿下終天之慟庸有極

哉普雨之罪至此而不可赦矣夫普雨之亂我國家汚我治道

非一日也廣張罪福恣行欺罔至於復兩宗設禪科使異端之

教根固波漫惑世誣民其奸邪凶猾不可以一沙門忽之也有識

之士方懼其末流之患而豈意今日凶禍之慘延及於君親乎

罪惡已盈神人交殛若使極惡大罪得容於天地之間則臣等

竊恐 殿下亦不得不任其咎也臣等伏聞 殿下宅憂以來

執喪踰禮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無非致哀慕罔極之心也以哀

慕罔極之情聞 慈聖違疾之由則必將摧心切骨亟置重典

豈可忍待今日而尚稽天誅俾保身首此一國臣民所共疑於

殿下也蓋普雨之罪在一國為罔赦之賊在 殿下為不釋之

讎雖三尺童子猶知必罪而 殿下置而不問者豈不知普雨

之為有罪特以方在憂服之中不忍自斷而將待乎人言也今
者人心共怒衆口一辭皆以為賊在晉兩討之復之吾君之責
也伏願 殿下洞照罪惡不少空貫上以慰 慈聖在天之靈
下以快臣民刻骨之憤不勝幸甚伏惟 聖神垂察焉荅曰觀
此上疏諸生之意則然矣然徒懷慷慨之誠不識九重之事誤
聞不實之言輕論於罔極之中予當盡釋也 大行太后頃者
設無遮之會於檜巖非為祈福無端設之也 祖宗朝內願堂
多有頽落之處故遵 貞熹王妃重創之例修補後慶賀佛事
也有何進素之理乎但以天性至孝暮春晦適值 先妃忌辰
時方未寧之中不廢進素耳假令為佛事進素山僧普雨豈有
煩請齋素之事乎諸生亦何以知久絕肉膳而論之如此乎緇
徒雖不足惜而不可以虛事論之也實若有進素齋戒而得疾
則予當即從公論而此間之事大不然故不允經月久論不允
儒生等竟至空館○日暈兩珥

壬辰領觀象監事尹元衡摠護使沈通源禮曹判書朴永俊承

命詣闕傳曰審定山陵事甚重大固當十分詳察新靖陵雖

曰山所虛踈處以神佛林木補裨為吉然外江微見而有補土

功役奉息寺亦太近予意未穩且壬戌年中廟遷陵後國無

吉事三年內再有驚慟之變予未知宣陵之山別優於舊

靖陵也已往之事雖悔無益莫如當初詳察定之今速更往諸

山廣覓精擇書啓後更議定之知地理朝官並率去可也元衡

等回啓曰地理之事渺茫難知相地官輩未有顯名者朝官能

解地理者亦未聞知宣陵舊靖陵宅兆高下未可知也當初

遷陵時今定之山有意擇之者自前大王王妃之陵一山內

定者多故也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山陵吉凶若不懸隔則莫若

定於一山之內也然上教如此臣等更當往審諸處吉地書

啓傳曰啓意亦當

癸巳藥房提調沈通源等啓曰臣等伏聞上體愆和脾胃大

傷心熱浮動龍顏瘦瘠病候已著云臣等不勝憫慮伏念

聖上一身宗社臣民之所寄托何不自惜固守喪禮哀戚大

過以至於此乎伏望深思熟慮節哀進膳期於勿藥不勝幸甚
答曰初喪之中氣不如常理勢然也然元氣則似安豈不勉進
御膳乎啓意知道○三公及尹溉李浚慶問安仍啓曰臣等
伏聞上候榮衛虛弱脾胃傷敗脉度頻數病勢已兆失此不台
其終甚難伏願十分 聖量俯從權制以致蘇復期於終孝答
曰觀此啓意予心不寧方在哀疚之中雖暨不如常然元氣則
似安且雖素食不至於厭今豈從權乎不允三公等再啓曰
殿下身 宗社所寄臣民所戴不可不自愛惜徑情固執如
匹夫之守喪也頃日伏承大行 大妃遺教 主上元氣本弱
不能久素卿等保護安全之非徒臣等之親觀 聖上亦已覽
也伏聞 祖宗朝故事例於卒哭前從權以期諛保而知以為
未安而拒之必至於難救之地伏望 上遵 祖宗故例次念
慈聖遺教下軫臣民憫迫之情勉從權宜答曰卿等以遺教啓
之不勝哀痛之至 慈聖雖念予氣素弱以予罔極之情欲行
三年之素豈於初喪從權乎予心未安不允○日暈兩珥

甲午大臣及六卿問安後仍請從權再啓不允

乙未政院啓曰臣等伏聞內醫之言 玉體極為羸毀非但六

脉不和脾胃尤傷云伏願另加調護勉強進膳且調護之方不
但在於藥餌當以保養心氣為先近觀各司公事倍前雜沓而
自 上亦皆經覽深恐益煩 聖慮以致勞傷也自今以後如

喪葬備邊事及事大緊急公事外其他各司不關之事今姑酌宜
出納何如傳曰予豈不勉進膳另加調護乎予脾胃雖暫不和元
氣則安矣且予素勤於聽政豈以經覽公事為煩心氣乎公事無
滯而後民寬伸而國事理矣凡公事依前出納○日暈暈上有
背

五月丙申朔大臣等啓曰臣等將從權之意累日啓請而未蒙

聽納揆候愆和想今必加前日而自 上不能自覺直欲徑情

而行獨不念 宗社之重乎伏望上遵 祖宗之訓更念遺教

之勤勉從權制答曰卿等累日啓之 王大妃殿亦下從權之

旨而予不從者多有未安之意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凡為

人子者當極盡其禮勢不得已後可以從權予雖脾胃稍似不和素以弱質平居之時尚或然矣况今罔極之中豈不如此乎元氣尚安身無痛處 殯殿方臨新月纔始以罔極之情欲行三平豈敢於初喪遽從權制乎大臣三啓予允○諫院啓曰送終人道之大事雖在凡人必誠必信使無少遺憾而後乃安於孝子之心故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於 大行大妃初喪之時特命從 大王例為之者欲以優厚之禮報其功德之大而非謂其以大王之章用於內喪也伏見五禮儀大王則赤履內喪則青履其服用之色自有分別不可混雜故貞熹王妃之喪雖用大王之例履則用青載在儀軌其不可紊雜亦可見矣殯殿都監不能致察誤以赤履造納于內當此大事殊無敢事誠信之意其為失禮莫大於此非徒今日之臣民有憾不無後世之譏議請 殯殿都監都廳色郎廳並命先罷後推答曰蒼皇之際未及詳察並推考先罷事不允

丁酉大臣六卿等請從權答曰予欲行三年之喪朝廷接據前

例及 大行大妃遺教固請不已 王大妃亦親臨懇勸不得

已勉從矣

癸卯以尹玉為工曹參判李鐸不似畏權勢及居家簡素平居談笑

搖之為司憲府大司憲朴淳性剛直簡古不畏強禦且有一平居於

家如聞權戚家不義之事則憤歎不已至發辭色聞人為司諫

院大司諫李訥為執義李遠為司諫金億齡李陞為掌令河晉

寶鄭淹為持平權德興為獻納任壽臣朴希立為正言柳堦為

弘文館應教

丙午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伏以人君之處心行事

一出於光明正大而無曖昧偏係之失然後眾心洽而國脉固

倘或一念失正係於偏私則發號之際必失光明之體接言之

時必著訑訑之色上下不孚紀綱墜地終至於塞言路失人心

而國非其國矣豈不大可畏哉臣等濫侍近密既非一日固知

殿下之德已造於清明無累之域而考其處事之跡則有未洽

於眾情者多矣公論不可抑而反或拒之眾憤不可遏而反或

沮之百源誤國之罪合置重典而只因姑息之遺教遽有移配

之命賊兩通天之罪死有餘辜而不信中外之公言每示曲護

之意言官之爭將公論也而天聽邈然韋布之疏為國賊也

而嚴辭屢加自古以來安有違公論拂羣情而能保其國者乎

有司粟帛之儲所以備國用也而私入內需散之於供佛之地

以國君私內儲尚為政治之累况以為供佛之用乎審擇山陵

所當責成於宰臣而私遣左派先卜其兆時命宦寺率相地僧

凶故有其山某縱吏邪誕之徒蠱惑人心已為不可况以荒恠

之說使與於國家大事乎一國方論賊雨之罪而檜巖之僧作

徒略無忌憚挾勢縱兇至於羣劫村閭戕殺人命豈無釀成而

然也殿下之處心未免偏係之私殿下之行事有乖正大

之義故公論鬱抑而朝廷無所恃紀綱板蕩而奸兇無所懲未

知國事之終何如也况今變異荐見一夜地震京外皆然地析

水湧平安道祥原郡岩石墮前古罕聞天之譴告豈無所

以伏願殿下三思焉答曰觀此劄辭正中時弊此皆予不敏

而然也而况公值罔極之變心神不寧計慮豈盡當理百源移配之事予重遺教不得已也普雨不可治之意予已盡論不須煩答矣有司粟帛移用於內需自古為之散之於供佛之用則予未知也擇審山陟非不責成於宰相也雖幸廣卜吉凶豈用荒恠之術乎檜巖僧事自有該官推治是豈釀成而然也予以否德叨承丕緒雖日新兢惕變異疊現徒切自責而已

戊申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

當初通源先出議諭于元

衡元衡曰不可通源再諭強之元衡不得已而來

啓曰普雨滔天之罪極矣兩司之啓玉堂之

劉韋布之疏舉義請誅已過旬朔此乃忠君憂國之至誠不能自己者也 天聽邈然物情尤激一國公論不可沮遏請快從

公論以洩輿憤答曰普雨不可治之意近日於兩司玉堂儒生之答盡論之矣不允元衡等再啓答曰予非惜一僧也

大行大妃不為齋沐而以為齋沐論執予為未安不即快從矣兩司儒生仍論不已卿等今又來啓予在罔極之中決不可重治也普雨削奪僧職使不接跡於近京寺刹以示責罰之意

○諫院啓曰銓曹郎官任參六典其責甚重苟或循私妨政亦
大項者本嘗為都監都廳之未資窮者弘文館副應教尹斗壽司僕寺正沈義謙授
加增秩此非循常例授之比前例有都監事畢之後則或有賞
加陞貂者故為此汲汲出加是逆探息命獨無未安於其心乎
徒知要媚為人之是急不顧物議之可憚觀此一節其於操筆
注擬任情廢公亦可知矣請銓曹色郎廳正郎安宗道罷職吞
曰色郎廳推考不可至於罷職故不久後累日論啓從之○日
暈

庚戌憲府啓曰賊僧普雨罪通天地臺諫交章韋布抗疏至於
大臣反覆懇請者誠以賊雨惡極罪大不可一日容於覆載之
間必回天聽而後已削去僧職何有於誅惡而政院捧承傳
汲汲然如恐不及有若已定之事致誤重大機關所係非輕請
色承旨罷職都承旨適差當初削職之命下于大臣大臣以即捧承傳之意諭于啓賢政啓賢從之任數
奏復逆之責者不揆事例而妄從大臣之言烏得無罪答曰政院既承削職之命則即捧
承傳予未知其非也只推考○夜流星出心星下入坤方狀如

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辛亥日暈

壬子日暈

甲寅藥房提調等問安仍啓曰臣等伏聞自
上泄瀉頻數不勝
憫慮此必初喪脾胃極傷水穀不化加以萬
機煩惱上熱下冷
此證之所由發也伏望權廢哭臨移御
殯殿隔遠之堂排遣
萬慮十分調攝答曰近因日候不調暑熱漸盛今日忽得復痛仍作
痢疾度數似數然服藥調治則自當安矣權廢哭臨移居隔遠之
堂則予心未安矣不允再啓答曰勉從

乙卯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上劄曰伏以賊僧普雨罪通
天地憤極人神此臣等所以連月請誅而不知止者也但念自
上方在哀疚之中玉體屢見愆和臣等雖急於除兇而深恐
聖慮之煩勞憂懼悶迫之情亦為罔極故憫默姑退以俟後日
而具循 聖上誅戮非時之教伏願 殿下勿以臣等姑停釋
此妖賊之罪以累光明之治不勝幸甚

時上累日未寧羣臣憂懼臺諫不得已停之

○是日兩司一會于中學儒生聞之以為合司論啓皆有意色
及見此劄相顧失色莫不慨嘆且宗親及內禁衛等亦欲上疏

見此劄皆中止士答曰知道○開城留守慎希復希復以潛邸師
氣以此尤為憤激

郡守恩眷甚隆晚登龍榜八九年間官一二品交通宮掖凡所
欲為無不內達其觀察西海巡行列邑務行于請畏怯小盜苟且

謹免至是守開城曲從子女之言公然納賂受宰相陰囑使無
辜之民破家棄土遠徙邊地納山僧請托創立佛寺皆置在持

反擠章補之言不可者至病狀入啓傳曰觀卿狀辭知卿患疾
使困辱士林莫不鄙斥

勢難在任故命適矣卿其知悉事回諭○傳于政院曰予觀京
圻監司啓本

監司俞絳啓本云槍嚴寺住持僧信默與僧性洞
等捉致白丁等于沙門外結縛亂打鼻孔注才至折

足僧俗相鬪別無殞命而住持非親打之事不必刑推令禮曹
遞其任性洞亦不須刑推以聞歐照決其餘僧人并放送可也

此意言于該曹○慶尚道榮川雷雨雹

丙辰以南宮忱性貪婪前為開城留守日以措克為刑曹參判

沈守慶為開城府留守閔時中為弘文館副校理朴應男為兵

曹參議○日暈

丁巳全羅道潭陽兩雹

戊午日暈

辛酉揚州居生負李思淵等餘人十亦上疏請誅普雨不允

壬戌藥房提調等問安荅曰予氣稍異於前日泄瀉之時而但因

日候予調氣或不安矣勿為問安

癸亥開城府生負吳彥仁等四十人亦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忠義

齋尹義孫等三百二十二人亦上疏請誅普雨不允

甲子成均館生等謁聖後空館出去同知成均事金貴榮

啟之傳曰此事極為駭愕諸生徒懷憤激不念大義可乎卿其

即招疏頭掌議儒生速令就館

史臣曰空館非古也近世多有之亦出於表世之意是時臺諫

亦請誅兩公論已在朝廷恐非諸生越俎而代之也然朝廷方以

上心方深哀疚請之不得如意或有回護方便之失而諸生徑

情直行內自京師外至八方韋布雲合章疏之上無慮千百

普雨之終至竄死未必不由此也

○以庫官恠為咸鏡道觀察使李澤為刑曹參判洪天民為成均館大司成任呂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山海為吏曹佐郎

乙丑同知成均館事金貴榮啓曰儒生等承命到泮水外臣將
昨日傳教勸使就館答曰臣等將普雨之罪陳疏踰月天聽
豁然不可冒處賢關更耗國廩相與謁聖退處于外義不可就
館云臣更以就館之意反覆論之則答曰許多儒生議定而退
雖跡頭掌議不敢自為去就云臣以事勢觀之儒生居館故有
堂長掌議之統領今既拜辭聖殿而去自謂在野之散民誰肯
就掌議堂長而議論為掌議堂長之人亦豈敢自謂有任而家
到戶說以勸就也大抵國人之痛憤於賊僧久矣廷論之始停
非為止此而可已儒生之固爭非為私憤而乃爾也廣占窟穴
者何關於近京之居僭濫無忌者何關於空名之滿而乃以不
接近剝削奪僧職薄示譴責此乃物情之愈激也苟不採答羣情則
國事騷擾恐無安定之時也答曰卿與知館事及禮曹堂上同
往泮宮勉諭就館○摠護使沈通源啓曰新陵點穴處斬草破
土則正穴下端石相盤礴勢難盡拔故敢啓答曰摠護使之任極
為關重誤之山陵則不可徒諉於相地官也自古摠護使皆是

大臣而或有未盡之事 靖陵摠護使初以安珙為之珙卒以李浚慶為之子意

以為未便也停役事速諭于山陵都監且軍場里名也東岡若有

好處移定正穴何如領議政尹元衡摠護使沈通源啓曰臣等

伏承傳教不勝戰慄之至定山重事豈敢輕忽正穴有石臣等

亦為憫慮東岡則山體殘弱今方擇定之時不可用此枝葉之隴

也前日所審長湍及大方洞地名在都城東十里皆好但長湍極遠大方洞便

近自 上量定何如答曰人子之心 皇妣陵寢豈不欲定於近

地但遷陵而後國無吉事今定新陵當不計遠近只擇極吉之地

而用之予以聞 中廟朝以大方洞為無後之地云卿等與相地官

詳悉質正俾無後悔尹元衡等啓曰今此山陵欲得吉地上下

之情豈有異哉但地理之說渺茫難知吉凶之理亦難測識無後

之說問于術官皆曰未詳臣等伏見金士清葬在大方洞子孫甚多比

於金英烈葬上長湍子孫則大有逕庭以此觀之無後之說似難取信

然自 上致疑於此說臣等不敢強請請自 上量定答曰予識

卿等之意因見金士清子孫之蕃盛其說不可信也大方洞無妨正

次斯速審定

史臣曰風水之說乃後世術家不經之言也自古帝王豈擇其陵寢而使後嗣蕃盛也其所以後嗣之不蕃亦豈不擇吉地而使之然哉 上自喪儲副以後春官以虛日夜以後嗣為念故言語之間不覺風水之為妖誕乃有擇吉之教是雖出於情念之切迫亦非人主之所當言也

史臣曰為葬人而拔人塚人理之所不忍我朝惑於風水為此不祥之舉如有聖君賢相克排邪說別卜宅兆或附葬先陵之側亦豈非壽國脉延子姓之一助也 大明諸皇陵皆卜一山之內 高皇高世之見貽謀之良誠可為後世法也 文定之遷 靖陵實為身後同塋之計而厥後禍患重仍人皆以為遷陵之報 上亦以為然至是更卜新陵同塋之計終未得遂豈非天乎所可痛者 靖陵二十年安厝之魂無故遷動 孝陵願葬親側之志竟歸於虛伏想 兩聖潛悲暗淚於九泉之下文定之罪至此極矣

六月丙寅朔知成均館事洪暹同知事金貫榮禮曹參判李桂
啓曰臣等今朝俱往泮宮聖殿俱鎖兩齋寂然悄無人聲不見
可駭即招疏頭掌議儒生欲親諭傳教之意則皆立泮水外不
肯入來令書吏再三開慰聽之邈然出遣掌務官反覆敦諭答
曰陳疏踰月竟未回天義不可坐耗國廩既已拜辭宣聖而出義
難就館臣等又諭曰通議于在家儒生須速就館可也答曰當
初會議之時指為疏頭掌議以為公事矣今則散退各處無復
管攝生等三人以當初舉名之故雖不得前來勢難家到而請
之必不以生等之言而來就云諸生疏請出於忠愛憤無所洩
情不能已臣等奉命往諭猶不得使諸生就館至為惶恐答曰
觀此啓辭予心不寧卿等亦有子弟何不體予意勸勉就館乎
諸生忠憤雖激不念君命未知此習何如也予方不平之時大
學寂然恐非安保君心之意也一日空館尚為駭愕况至累日乎
明日知館事必往山陵同知及禮曹參判更往反覆敦諭期於
就館禮房承旨同往勉諭○以尹春年為禮曹判書李仲虎為

弘文館校理

丁卯遣承旨往成均館與知館事等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戊辰遣承旨往成均館與知館事等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己巳三公及六曹堂上以議 文定王妃陵彌事會于賓廳定

彌曰 泰陵○傳于大臣等曰儒生空館雖平時尚為駭愕况

今亮陰之中哀疚之時乎君意堅定則豈以空館有得請之理

乎儒生忠憤雖激亦豈不從君命乎大臣禮曹同議使速就館

且宰相孰無子弟乎其各勸諭就館大臣等回啓曰空館事臣

等亦為未安今日尹春年金貴榮往泮宮以 上教之意與朝

廷之議反覆敦諭使之就館宰相有子弟者亦令勸諭就館○

三公及六曹堂上同議啓曰 靖陵及 泰陵吉凶祭並行事臣

考 光陵貞熹王妃儀軌則陵在一洞之裏故吉凶祭並行矣今則

靖陵 泰陵相距甚遠吉凶之祭分行於 兩陵以為未安按

之人情雖似可祭考之禮文參之前例則不為並祭便當答曰
依議為之○尹春年金貴榮啓曰臣等將傳教之意往泮宮勉
諭諸生答曰空館之事出於憫迫不得已之至情祇有他意於
其間館學之士無慮千有餘人既已散盡非臣等一二人所
可招集而就館云傳曰諸生忠憤激切疏上三十餘度至於空館
一妖僧必自畏縮今方亮陰之中何敢欲誅人命乎予以涼德
不能盡君上之道使下人不從予言予甚愧焉須思大義斯速
就館明日禮曹參判及同知館事又往勉諭

庚午傳于政院曰守陵官柳潛子

泰陵參奉柳自新追服事

以新除之官未及於初喪改議服

議于該曹以啓禮曹啓曰

奏陵參奉柳自

新追服事人議不一自曹還為公事未安何以為之敢稟傳曰

議于三公鈐平府院君領府事以啓沈通源議

聖念守陵官

柳潛三年之間疾病事故未可謂必無特命其子自新拜其陵

參奉使之扶護而相資此乃不世之恩數也依李洪貞顯王后

前例給喪服一件未為不可人謂與李洪之事不同者以臣料

者服

之似未然也李洪由參奉去素帽而著布帽自新以進士去素
巾而著布帽則素帽素巾間不容髮不可謂之不同也今之班
行布服素服者參半相間獨指布服者為服喪而素服者不可
謂服喪乎其同蒙國喪一也解素服著布衣非越禮可譎之事只
隨時權變之一端也 上從之○以吳祥為成均館大司成李
齊閔為弘文館校理李仲虎為司憲府執義○命同知成均館
事及禮曹堂上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癸酉憲府啓曰安東府使李純亨性貪鄙能惡所行不正曾為永
興府使阿諛監司柳辰全聯啓

善政至陞善其
為人不足消矣以斯文出身之人職至二品非他庸常守令

之比而赴任之後是非不明政令顛倒以學校勸獎為何事儒
生被打於繼徒此千古所無之變聞者莫不驚愕而推詰之祭
必以僧人所供一一為據反以儒生所訴皆為不實至於坐僧
人於席上而相對款語立儒生於庭下而嚴加慢罵其意以內
願堂僧人捉致為大驚駭乃以儒生為不識時變其可護異類
排抑儒生甚矣處心行事有同無識之人物論鄙之不可一日

在職請罷

昔是時八道之寺加以內願亦加護恤流有罪輒

施恩典權臣如尹元衡者在下而諂佛敬奉故雖普雨之元兇

其被竄而南也沿道守令以待恐後至有與之對飯若者何

我以為見忤於僧則得罪於時君與時相故也然純身位列三

辭不就

答曰如啓○命大司成及禮曹堂上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

甲戌諫院啓曰咸鏡監司南宮忱前膺方面到處不謹圖利營

私見鄙物議不可以如此之人更授安撫黜陟之重請命適其

職勿論爵秩之崇別為擇遣以寬北顧之憂答曰如啓○命同

知成均館事及大司成往成均館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日暈

乙亥傳曰今觀開城府留守狀啓予甚駭愕妖僧普雨誅戮何難

但誅普雨則必致 聖靈不寧大失人子之道故不得從儒生之請

矣何至於空館乎速令就館事回諭于留守○遣承旨往成均館

勉諭諸生就館諫生辭不就○以洪曇為咸鏡道觀察使金秀文

為漢城府判尹

丙子命知成均館事等往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兵曹啓

曰普兩本以蠹國之賊罪大惡極兩司交章論啓京外韋布伏

闕抗疏尚未蒙允今方空館為普兩者固當惴慄屏跡之不暇

而略無畏忌至奪驛馬而濫騎江原道觀察使魚季瑄狀啓云普兩

外急到密告雨即逃走到舍春驛奪騎鋪有同公行其為無朝

廷蔑王法縱恣之狀至此益著雖在凡人濫騎罪犯甚輕况是

緇髮濫騎前古所無監司不即囚禁只推馬至顛倒毀法莫此

為甚請普兩拿致禁府依律定罪本道監司推考傳曰普兩

本以蠹國之賊當羣情憤鬱之際略無畏忌至騎驛馬有同公

行此前古所無之事極為駭愕江原道可疑處速先行移捕獲

後府羅將發遣謫黜遐方事言于義禁府監司推考如啓

丁丑遣承旨諭諸生曰王言丁寧師諭亦切而聽之愾然不即

就館似乖學古知禮事君事長之義况今賊僧已黜遐方其違

就館諸生辭不就○憲府啓曰普兩罪大惡極不誅則人心之憤

無時可洩第以自上方在亮陰之中多有未安之意故朝廷

上下悶默姑退而一國之人腐心切齒未嘗頃刻忘也兩以陰
慝之賊縱恣無忌至於奪騎驛馬而橫行是豈不以朝廷言之
多士爭之而自上寬饒至此則自此之後皆不足畏而然也
該曹既以無朝廷蔑王法啓之謫黜遐方固非其律請拿致禁
府山陵事畢後嚴鞫定罪且江原道觀察使魚季瑄既知普雨
之罪大惡極而至報濫騎之事則所當登時捕捉先囚後聞可
也而只以推問驛卒塞責殊失專制方面之責不可在職請罷答
曰普雨不識事體無異禽獸何必拿囚於禁府乎或有不推而
定罪之時故不允魚季瑄不須罷職故不允諫院亦啓不允久啓不
允只竄濟州

戊寅遣承旨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日暈

已卯遣承旨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庚辰遣承旨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以鄭淹為

司憲府持平韓孝友為司諫院獻納李訥李齊閔為弘文館校

理金命元辛應時為修撰○日暈○平安道祥原雨雹

辛巳遣承旨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壬午命大司成往成均館成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癸未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甲申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傳曰

今觀平安監司狀啓狀曰都會儒生等聞大學儒生空館以爲

憂開諭頓無復聚之意此雖出於慷慨自祖宗朝未聞之事

以此儒生等多有乘矣之事雖曰由於普雨亦皆出於矯激之

弊小臣無狀不能訓迪至爲惶恐云○時宗榮使一儒生論諸

生以不可散之意諸生怒曰汝與吾輩同業而不與之同去又

論官府以利誘我耶權而擯之所謂乖戾之事措此也可謂駭愕鄉儒非如大學儒生固

不可散去而儒生又多乖戾之事云未審指何事也是乃人心異

古之所致勿為惶恐事回諭于監司○日暈

乙酉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丙戌吳祥金貴榮啓曰臣等招宰相子弟洪仁憲承旨仁慶任

榮老左尹任宋應洞德恩君尹覃休鈔平府院孫趙擴左參贊沈

忠謙青陵府院來到以昨日傳教之辭勉諭答曰當初空館出

於衆情之潤迫而衆情久而愈鬱則臣等勢難就館故未副友

覆之諭云傳曰空館將至一朔而儒生專不聽教何其膠柱之甚耶自上量兩之罪已命謫黜此罰不可謂之輕強欲誅戮則決不可從也須速就館事明日更加勉諭

丁亥大司成等承命往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以金億齡為弘文館校理安宗道為司憲府掌令權克禮為司諫院正言戊子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己丑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庚寅流普雨于濟州禁府以救一百流三千里犯流全家律改付標○命大

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辛卯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壬辰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癸巳命大司成往成均館勉諭諸生就館諸生辭不就

甲午金貴榮等啓曰今日疏頭掌議及所招儒生二十四人會

于安東京邸其中十五人罷來于館問之則答曰生等在會早于公處而宰相子弟嘗來聽傳教者外他餘儒生只七八人來到不可

與數小之人論其可否故未即就館矣然明日又於空處齋會
更議云云傳曰空館甚久予意不寧明日諸生更議後來啓○
清洪道報恩有女人雷震死平安道江界有男人雷震死
七月乙未朔吳祥啓曰今日疏頭掌議儒生等來言曰生等承
師長之諭會議則皆以就館為可矣然當初空館之時則多至
千餘而今之會者只四十餘人不可謂之廣議明日更於碧松亭
會議就館云傳曰知道

丙申金貴榮啓曰今日生負進士六十人寄齋十二人謁聖就館
後來言曰生等欲討賊雨之罪以復君親之讎而微誠莫白天
聽不回空館之舉出於憫迫之情而聖教懇惻開諭備至每
曰殞殿方臨誅戮非時生等固知聖意之所存而且至于今
山陵臨迫哭送大禮臣子所不可廢者故敢冒苟且之失姑循
就館之命云傳曰予方在罔極之中亦慮空館之久心常不寧
今儒生就館予心安矣

丁酉傳曰近來凶荒太甚今年又有山陵大役民甚困窮別蠲

京畿田租

庚子禮曹啓曰自初虞至辛哭凡八祭考前例則或有一二祭親行之時或有一不親臨之時親臨則其間磨鍊事日甚多故敢稟傳曰予以罔極之誠豈拘前例但予有上熱證艱保弱質欲從一二祭親行之例

辛丑政院啓曰今者王大妃移御于桂山君家時一王大妃未寧政移御

此于問閭之中面勢淺露修理諸事所當堅固措置傳曰如啓

乙巳三公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問安後仍啓曰近年以來上

候虛弱頻致愆和自遭罔極之變傷痛過度益至毀憊臣等不

勝憫慮大禮臨迫極盡喪禮雖曰誠孝之道若至於不能堪支

則亦有權變之舉犯冒夜露出外祗迎必致傷候內庭哭送似

不違禮且返虞祗迎及及虞祭辛哭之祭若皆親行勢所難為請

量氣度勢或停或攝保護 聖躬以副 宗社臣民之望答曰予

氣素弱未免頻恙而况罔極之中乎朝廷俱會問安予心未寧

祗送大禮豈有行於內庭之理乎返虞等禮予氣尚堪行矣不

先領議政尹元衡等再啓曰喪禮雖重 上體康寧而後可以

行矣今者徒以 聖情之發不念氣力之難支冒疾強行一國

臣民咸以為濶請仰念 宗社之重以副臣民之懇答曰大禮

行於內庭極為未安故並不見元衡等三啓曰自上留難至再

臣等支離更啓極知惶恐但念 殿下一身 宗社生民所係

豈不重哉請俯從臣民之望答曰予心雖未安卿等為 宗社

如是懇請祇送則可於內庭為之返虞時祇迎則不可廢也初

虞等祭予尚堪行然常臨時量氣處之○日暈

丙午傳于政院曰大禮已迫雨勢不止予甚憫慮 聖靈安於

須殿而冒雨發引若留駐於普濟院則似為未安今欲選擇吉

日而吉日若至九十月間則將至於六七朔亦乖於五月而葬

之禮予未知何為也速遣史官收議于大臣以啓政院回啓曰

大禮臨迫雨勢如此而今承 上教臣等亦甚憫慮非有不得

已之事則五月而葬禮也今已啓 殯發引時至停否收議之間

時若已過進退亦難考之前例 貞熹王妃時雖連日大雨橋

梁漂流亦且行之且古語有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是在 聖斷

傳曰啓意近理但予於人子之情未安故欲議之天下情如此 真熹

王后發引時亦連日大雨云勿為收議○禮曹啓曰發引之時百

官步從過路祭後乘馬禮也而泥濘之地俱兩備步從實難令百

官騎馬侍衛似當傳曰都城內百官騎馬侍從似開新例分遣史

官收議于大臣○領議政尹元衡議百官步從禮之大者創開乘

馬之例果為未安 上從之

丁未子持發引上以疾不能出門外只具衰經哭送于殯殿之

必以三公為獻官代 上行禮是時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

奠在山陵不復考禮使吏曹 是參贊為獻官識者尤其變禮

二十八日卒哭自盡 上及百官皆若此中國則類詳密漢商以

來所未也卒哭前上下皆著喪服卒哭後視事時權著白衣

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著白衣白笠凡干喪事著喪服此

祖宗法也成宗朝議者以烏紗帽則笠亦當黑于

時無有據禮爭之者遂於卒哭後著黑笠中朝實天柳灌為

拾護使建議曰喪服尚未脫而遽著黑笠既乖禮意且非

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及柳灌等被禍議者曰白笠非古制乃柳

灌所制遂著黑笠 文定初喪禮官依五禮儀近白笠之制尹

元衡之言遂以儀註朝 乃柳灌所建之議今不可遵用大臣皆從

至知其非吳敢言

戊申頒議政尹元衡藥房提調元混落曰伏聞 聖候乍寒乍

熱諸證並發云不勝憫慮明日虞祭請勿親行十分調攝者曰

予因日候不調輒有鼻艱之氣而已大禮固不可廢也不允

○元衡等再啓曰 殿下一身 宗社臣民所係祇迎虞祭兩

禮一時並行則 玉體必至於益愆請勿留難命停親行者曰

予豈不量氣乎不允○政院啓曰臣等伏聞 玉體瘦瘠元氣

虛弱衆證俱發云不勝悶慮此非尋常偶然之疾少有勞動必

至重傷今此祇迎親祭等事一時並行早朝出外哭迎之際勞

傷已多未幾行祭其間陞降奠獻節次又多雖平常之時固當

量宜行之况愆和有素諸證方深之日乎今雖姑停此後當行

之禮尚多有之伏望上念 大行遺教俯從羣下至情參酌行

之何如傳曰凡調病之道安心為上昨日內庭哭送已涉失禮

心甚未安况返虞祇迎其可不行乎予輒有鼻艱之氣而已豈

至於不得行禮乎出外哭送別無勞傷祭禮節次亦尚堪行政

院愛君而啓之予非不念然不親行大禮則反有妨於調攝之

道也不允

已酉返虞

上步出肅章門外祇迎

天顏瘦瘠兩眼皆浮臣僚仰瞻莫不有憂色

○

上親行初虞祭○傳于大臣等曰予以弱質勉強行禮今日亞

終獻行禮時雖不甚久而腰脚似痛不得定立艱難行之矣且

予平時每欲議之而近年無太廟親享之禮故姑未發言今

者文德殿亦有虞祭若立行則恐難支也凡干親享時予難

以立尋常悶慮若從權跪行則何如從便行之似為未安然身

心予安則誠敬亦必未盡故不得已議之矣大臣等回啟曰中原

以立為禮我國則無立行之禮至於祭時立而行之如太廟則

室數太多雖在臣僚尚不能堪况至尊生長深宮未嘗閑習立

禮其何能堪乎臣等常懷未安之意今承上教至當令禮官隨

後磨鍊以啟傳曰知道

庚戌傳曰今觀全羅監司書狀

扶安儒生黃景龍等數人讀書崇林寺僧人道澄來言曰

廟朝八大君俱在致無有關佛者雖或有之輒置重典人皆畏

輕議上疏若誅一人以極為駭愕僧人道澄幼學黃景龍等拿來

警則當自畏哉云云

推鞠

辛亥右議政李瑈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問安于王大妃殿仍啓
曰伏覩自上傳教之辭王大妃脾胃大傷元氣虛弱臣等不
勝驚慮之至證候已至深重則非藥餌可治不得已速從權制然
後庶及調保請亟從權以慰臣民之望答曰予非宿病近患病故
元氣似弱矣前承傳教勸進肉膳而予不從命令又朝廷如是啓
之尤為未安不允

壬子 王大妃移御于桂山君家

甲寅憲府啓曰變定禮文所繫非輕若不深思孰講而處之則其
所改變者雖便於一時而不能無議於後日臣等伏覩去十五日
大臣處傳教有曰初行大禮不得定立至教以太廟進饌之時
尤不能支臣等謹按五禮儀宗廟親祭時設小次於廟之阼
階東云凡于親祭時聖體難於久立則如太廟進饌之時及
初獻後即入小次安定聖候時至就位行禮固無所妨况家禮
有尊長老病退休於他處之文以此見之則自上權避小次實

合禮文何必從權定跪而後為便當哉至於獻官以下陪祭百官
變立為跪事甚苟簡恭徒大違於禮文亦非自上下議之意也
請令禮官更議大臣商確以定答曰如啓○禮曹啓曰凡祭跪禮當
否議于大臣則自上下小次當矣獻官以下跪禮果如臺諫所啓
仍舊勿跪為當但太廟親享行亞終獻時則入小次禮也今之所講
跪禮只在薦俎之間蓋奠幣而薦俎薦俎而後行初獻禮故為時甚
久以跪為難而經入小次則是未行初獻而先為退休也比之跪禮
尤為未安從權定跪為當且太廟十室薦俎之以甚於奠幣三
獻之時若加定薦俎官一人以之分薦則其間節次不至甚遲而在
下亦無以立之患誠敬可專矣大臣之意如是故敢啓傳曰知道

丙辰日微暈夜月暈
丁巳日微暈

已未行同知中樞府事慎希復卒字養叔少有才譽頗結交知名
士上在潛邸中廟令銓曹擇師傅時成世昌為判書薦之
侍講最久及即位恩眷甚隆賜與不絕癸丑以錦山郡守中鄉解

首殿試將取士命取四十餘人雖製未入格皆賜及第蓋為希
復也捷科以來出入玉堂臺諫不數年馴致正卿論者已有甘
陵之譏為人質雅遲鈍執滯不明臨事矇然不能剖決嘗判京
兆吏抱案以進無所可否唯點頭而已時人或比無星之稱焉
上以舊恩時有密訪之事故多有交通之迹及其季年縱欲恣
甚心常在得善乞於人多行貪鄙之事遣其子弟墾田州縣或
與民約分而後則專之且抑買人家歸以賤直聞者唾之癸亥
以右叅贊留守松都斂民多端鄙迹尤彰士家有一怪石乃花
園麗季舊物也自其祖先秘玩而傳寶之希復強而求玩乘夜
潛載而來其主偵知而遽截於中路希復大怒乃使打破焉在
府病重既已上辭而又遣人中止持狀者而持狀者乃從捷路
亟呈政院人皆鄙笑及其昇還詈者載路卒年六十 上命護
其喪特賜祭需希復嘗遷葬其父自以平生富貴謂得風水龍
虎之助嘗以地理之說為重或言 靖陵之遷未必非此人縱
吏也唯在松都時尹元衡家與府人相訟謀奪其財至脅以言

而終不聽是則可矣

壬戌慶尚道安東居生負權審行等

二百餘人

及全羅道南原居生負

吳夢良

二百人

上疏請誅普兩傳曰普兩已被逮竄更無所為之事

以此意下書于兩道監司使諭諸生

癸亥大臣等啓曰人主遭大恤居廬於別堂此雖喪禮之常如

有疾病亦或有權變之道昔者

貞肅王妃之喪

成廟久處

于寶敬堂其時廷臣請還大內蒙允已有前例今者

殿下出

居于麗輝堂淺薄之所時值秋涼風露易透大妨調攝之候臣

等不勝悶慮頃日

王大妃殿傳教于臣等使臣等啓請伏望

仰念

王大妃之教俯從臣民之懇移處內殿任便調保答曰

予於近日有上熱證然矣調則自當快安喪禮至重當遵古禮

中廟朝晝則

雖或有時出入於大內而寢處則終居廬所予當依

此例為之豈有還大內之理乎予所居廬予豈不擇雖麗輝堂

尚不好也不允大臣等至三請答曰卿等累啓予當觀氣候善處

○戶曹判書金鎧上疏其略曰心為一身之主心安則氣安心動

則氣動今當固極之中最先保養者在於心氣心氣之保亦在於息
思慮清精神節飲食調寒暖寢興以時起居隨便大抵關心之事
一切屏去百司細瑣之務付諸有司令三公冢宰察而處之自
上只揔攬權綱而已夫人臣之導君必以宵衣旰食日昃不遑
為戒者是在平時勸勉之道豈如今時保養 聖體時論哉傳曰
觀卿疏辭出於愛君之誠予用嘉焉啟意常留念焉○以申汝悰
為江原道觀察使安方慶為清洪道觀察使奇大升為吏曹正
郎柳景深為咸鏡北道節度使

甲子夜流星出房星入坤方天犬星狀如鉞尾長一二尺許色
赤

八月乙丑朔

丙寅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卯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領議政尹元衡托肺腑
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弄神器人主威權移在掌握氣
焰燻世跋扈無忌脅制君父睥睨宮禁無復人臣之禮至於箝

百僚之口網一國之利八道饋遺百倍於封進千官慄畏實過
於至尊國家大小之事必關白於此人而後乃行使 殿下孤
立於上徒守虛器搢紳重足於下莫保朝夕國勢岌岌折入於
私門忠憤之士莫不扼腕而流涕痛君父之無權憂 宗社之
將傾而憫默不敢開口唯待 聖主之自悟鬱悒度日而元衡
益自驕元積惡彌酷其便私利已削弱公室擅張威福之狀至无
益甚此皆由於恃功自肆而終至於主弱而臣強國衰而家盛
也茲究萬端不可勝紀姑以一二言之以妾為妻春秋大戒自
古雖或有如此之舉是皆帝王之所為而固非人臣所可忍行
者也元衡恣其意慾掃滅名分迫脅朝廷欺罔 天聰至以其
妾陞為夫人敗毀王章變易人紀上不憚君父下不畏萬世唯
知自適餘皆不恤自我國開創以來未有人臣敢為如此之事
者也且德興君之子 中廟之孫敢以其妾之女議婚夫以側
室之女嫁於士大夫此翁主下嫁之禮而元衡欲以此例自處
其設心行事動輒自擬於宮禁為人臣所為如此而其有不陵

偏君上者乎當 文定王后大漸之時乃遣其妾擅入大內無

異私家 三殿日親問安內人羅列左右而外臣小妾唐突直

入略無忌憚至於誦令內醫妄進雜藥醫官及提調等知其不

合之藥而不敢禁抑雖古昔莽卓之妻妾未聞橫猾縱恣至於

如此也原其所由非一朝一夕之故元衡平生不有君上蔑視

宮禁其心所蓄無非倨傲侮慢故到今日安於此事而不知懼

也布列趨附之人於八道方鎮及列邑舟運陸輸絡繹其門大

厦十餘區財貨珍玩充溢其中家富於有國身侈於王者而各

邑則凋殘邦本則日蹙且於諸家供帳什物奴婢飲食嚴辦極

備皆如常所寢食之處惟意所往米粟紅腐賤如泥沙以為此

物難於久儲遂盡召鑄器之商舉一市持名色之器車載馬馱

雲集其門以米相販積如丘山萬目所覩無不唾鄙而元衡自

以為得計殊無愧恥之心身為首相而敢行商賈之事其辱國

為如何哉多防海澤又占良田於沿海及內地之邑使官家給

種守令監農而百姓皆為耕墾之奴一國逋逃 又萃於此况稱

為伴力之人其於八道無邑不在此實分國而自占也縱其豪
悍之奴掠人之妻奪人之田至於恃勢殺人無所不至而守令
不敢禁朝廷不敢言屢親不敢告一國之人震懾元衡至於此
極宜乎主勢之日孤也 文定王后升遐之日聞計赴闕所當
擗踊號哭之不暇而晏然喫飯有若平時又為所親之人請
囑都監以差監役等官此何等之時而其為舉措若是其舒泰也
又於 大行入梓宮之時亦入參見他人則無不失聲慟哭而
元衡不下涕淚但曰喪事宜速至趣蓋棺其時觀者無不駭愕
元衡之於 文定王后尊則國母親則同氣平生恩寵可謂昊
天罔極而到此無哀感之情此小人心腸之薄而偏於暴忍之
所致雖元衡亦不自知其心之乃如此也 上喪元嗣之後
傷心疚壞繼恙頻發玉體未寧中外臣僚莫不抱憂而元衡未
嘗一言及此如問安等事朝議先發然後元衡但隨例逐行而
居首相之位一不身先百僚而為之未知此人之心獨何以如
此也大抵自 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未聞有聲色

遊政土木禱祀之過舉而國勢日蹙蒼生日困者良由元衡雄

據朝廷脅以威福恐以生殺使大小之人皆觀其辭色意指以

為向背俯仰故 殿下之政令教化不行於其間也昔漢成帝

覺王商等僭倂之罪詔尚書奏孝文誅薄昭故事當時天怒赫

然五侯震懼然率不行法故使漢家終罹其禍此惡惡不能去

之明驗也請亟命竄謫以杜厲階是日兩司皆會于政院門外

請承傳入啓是雖機關重事不可輕洩而政院職掌出納今乃

不入政院則喉舌之任將復為何事耶為積成所劫處置失宜

是雖一時偶爾之事後日其無藉口者乎答曰觀此啓辭不勝駭愕以妾為妻則妾

既非賤人故作其家母矣德興議婚事則雖曰妾子曾已許通

故議之矣 文定未寧之時妾來議藥事則領相豈知之乎家

中細鎖之事則領相必不得知雖曰過失如此國家當先計功

元勳大臣豈有竄謫之理乎雖平時進退大臣非輕况今予在

哀疚之中乎不允再啓不允○憲府啓曰司諫李蘧以元衡五

期事元衡為鷹犬而吹有物議請適答曰如啓○弘文館副提

學金貴榮等上劄曰自古小人之禍人國者不一其辭而常

由於假寵為勢恃功自恣及其志滿意得富貴已極則陰蓄朶
頤之心盛張震主之威終至於不奪不厭而國之亂亡隨之可
不惟哉領議政尹元衡本以凶邪貪濁儉狡儉毒之人憑國舅
之勢藉衛社之勲竊 殿下之威福以為恩怨之地聚四方之
賂遺以為封殖之資權傾人主富埒王室一國之人知有元衡
而不知有 殿下使 殿下孤立於上徒擁虛器者積有年紀
而朝廷上下莫敢誰何者以其氣焰熏灼而震疊之威自足以
箝人之口也眷遇日隆而爵位益崇則跋扈之惡老而愈甚脅
制君父之尊干預宮禁之事操縱伸縮惟意所欲其罔上之惡
亂政之罪固不可枚數官爵朝廷之公器而除目之下類皆交
賄之徒刑獄國家之象典而出入之際多以貨賂而免八道徵
輸陸海相望濱海沃壤遍為私占郡邑之倉儲板蕩殆盡生民之
膏血浚剝無餘邦本已瘁而不恤國脉日削而莫救方且廣置
甲第連亘街坊珍財寶貨在在充溢縱其豪奴劫奪田宅甚至
於掠人之妻戕人之命而監司守令亦無如之何則其縱恣之

狀舉此而亦可知矣提管各司視如一家僕隸之屬服役如奴
赴京譯官公然指使販買唐物有同商賈至於視物價之低昂
而開市私門利防納之倍蓰而營為己私為人臣者有一於此
足以亡人之國而况小人之惡皆兼而有之則豈可一日容於
朝廷之上以釀他日無窮之禍哉伏願 殿下亟從公論以慰
輿情答曰予於近日有上熟證而不易快差方在未寧之中今
日見兩司所啓心已驚駭又見劄論予氣尤為未寧元勳大臣
所失何至於此極乎雖平時不可輕動大臣况今哀疚之中憚
駁大臣恐非其時也固不可竄謫故不允○以柳昌門為全羅
道觀察使李詡為司諫院司諫李蘧為成均館直講○夜流星
出奎星下入東方大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戊辰兩司請竄尹元衡再啓不允弘文館亦上劄請竄尹元衡
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字宏等上疏請誅普兩答曰普兩
口定其罪更無所為之事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己巳兩司請竄尹元衡三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

允○傳于政院曰海州牧使崔蓋國長連縣監李崐能察守令之
任愛民善政云至為可嘉鄉表裏各一襲賜給○慶尚道儒生進
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庚午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允○慶
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未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允○慶尚
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申兩司請竄尹元衡三啓答曰元勳竄謫實關 宗社不可輕處今適

首相使之自慎可也至於竄謫則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允○慶

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夜雷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酉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以災變辭職不允○左議政

沈通源右議政李瑩率政府堂上及六曹判書啓曰尹元衡專

擅威福國勢已至於不可救此公論之不得不發也自古為人

臣而若此未有不傾覆邦家者也耳目之官論思之臣文章積

日尚未蒙允士氣沮喪公論鬱抑豈不寒心為國之道若廢公

論何以維持請亟從公論以扶國脉荅曰近日予在國極之中微恙頻煩欲靜調保而不意三司重駁前領相予以為駭恠而卿等又助啓之予心尤為不寧卿等與前領相同朝已久詳知其專擅威福乎予則不敏不知其至於專擅威福也自古有大功之人則終始優待今若遽加不稱之名於元勳大臣至於竄謫則此亦國事日非矣決不可從故不允通源等四啓不允○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允○傳于政院曰去夜雷動收聲之月天變至此予心未安都承旨朴啓賢等回啓曰雷電之變發於收聲之月此實陽剛失節謹告非常方今國勢危而不安公論壅而不行則自我民視之天豈無所應自上恐懼修省益虔答天之誠循公忘私抑邪扶正廓開言路懋昭公道使人心和平國綱振肅陰慝消而陽淑長則轉災為祥矣傳曰雷變豈以元勳而作乎近來政院不思安君疾之道不為慎言每搖君心予未知果當也○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完等上疏請誅曹兩不允○日微暈平安道祥原

地大震

甲戌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允○
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以具思孟為
弘文館校理○日暈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乙亥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劄不
允○藝文館上劄曰伏以尹元衡本一奸邪陰忍人也怙寵席
權稔惡日甚數十年來一國之人重足側目不敢戲談而天佑
宗祊公論斯發此實國家樂危而再安已否而復泰之秋也中
外臣民莫不翹首跂足咸仰 殿下之俞之音而猶且牢拒公
論不即快斷者 殿下之心不過曰元衡乃國家之勲臣且文定
之母弟也予所以待之者如此其至何敢負予而專擅自恣哉
噫此元衡之所以箝制朝廷而無復忌憚者也不然王莽為漢室
周公司馬昭韓侂胄亦無負於魏宋而何嘗有僭竊之患哉元
衡之惡不既憖乎夫婦人倫之始也而放黜其妻以妾為嫡使
萬古之綱常淪毀而不顧至以孽產之女議婚於王孫則其干

名犯分之罪為如何哉其他僭 貪毒之狀雖擢髮而數之有
不可悉如此而尚且待以元勳不舉邦典則人心安得以不散國祚
安得以不殆哉三危之竄不足以當其惡而臺諫之只以此請罪者
亦豈非有衛社之勳歟臣等伏聞國朝故事李叔蕃佐太宗定
社稷實一代之元功而他日有恃功驕恣之罪則黜之於外終不收
叙今元衡之功豈出於叔蕃之右而元衡之惡則叔蕃未嘗有也
以此觀之元衡之罪惡既已昭著無疑則豈可徒諉諸功臣而曲為
之寬貸乎嗚呼國家之安危係於公論之通塞而人君之患莫大
於拒諫拒諫自用之禍終至於亂亡臣等伏覩近者筆之於史者
尚多拒諫之事未知後世謂 殿下為何如主也區區臣等之心不
忍容嘿以負 殿下伏願 殿下亟從公論以洩輿憤答曰君臣
之間所當可否相通若欲免拒諫之名徒曰唯唯而已則國事亦非
矣前領相事予近於三司之答已盡言之決不可竄謫故不久○慶
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魯雨不允○平安道祥原
地震

丙子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啓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雷電京畿楊根男一人馬二匹雷震死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丁丑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尹元衡再啓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日暈平安道祥原地地震

戊寅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上實封其書曰治國之要在順人心為邦之道當伸公論人心順則國以之安公論伸則邦以之寧也必然之理也如或人心拂而不知順公論沮而不知伸則國勢必至於危邦本終至於蹶矣自古興隆之君莫不順人心而伸公論衰亂之主莫不拂人心而沮公論此既往之得失而將來之龜鑑也前領議政尹元衡本一儉邪陰險人也托國舅肺腑之親參山河帶礪之盟身躋具瞻之位手秉一國之鈞孤假主威而與奪隨手嬰撫廷臣而榮瘁在口威權日隆形勢赫於梁門溪壑無底蓄積剩於董鳩百俺馳走承風旨之必先

八方饋遺輸上第之恐後道路心怒而側自閭巷腹誹而向隅
主勢至於日孤國步陷於將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
來者漸矣稔惡已極擢髮難數奸狀萬端不可殫記臣等姑撮
其萬口所騰萬目所睹者為 殿下條陳之一曰專擅無忌其
目有十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古今之通義也雖名門處子一
名以妾不可改易况以公賤之產陞之為夫人敗毀王章變亂
人紀可謂有朝廷乎此其專擅之一也側室之女適於士夫翁
主下嫁之禮也德興君之子 中廟之孫而正二品之官也欲
以孽妾之賤息圖婚尊貴之人干名犯分莫此為甚可謂有君
上乎此其專擅之二也當乙巳武定之時既曰逆賊之姻族則並
投於有北示王法也而與之結婚作為一家則雪其罪而叙其
人是忘國家之賊忽君父之讎此其專擅之三也官闈至嚴內
外有截非外出入之地而當 文定大漸之時乃遣其妾直入
問安無異私家至於蒲令內醫妾進雜劑醫官提調莫敢支梧
以其專擅之四也八方星羅之郡邑大小基布之鎮堡前後授

鉞者無非負債之師出入佩符者盡是啣息之吏陸走貨貝生
民之緣亡殆盡枕運米穀軍卒之凋瘵亦極尺牘雲飛於遠近
方伯掣肘於殿最此其專擅之五也官爵人主之大權刑獄天
下之大命官以賂授崇卑視其請囑獄以賄免低昂隨其指噉
銓官謹行除目而賢愚不問司寇拱手聽命而輕重莫論此其
專擅之六也殺人者死邦有常刑雖儀賓公子尚不得寬饒而
豪悍之奴憑籍勢焰鷙奸人妻女奪掠人田宅甚至白晝殺越
而吏不敢問威勢所及舉此可知此其專擅之七也山林川澤
與民共之王者有土尚猶然也水落之山密邇都城為蕘所往
難免而投而環山折受以為柴塲驅逐其居民掘發其塚墓傍
近之人控訴無地至立約條共納稅柴無異官家之役此其專
擅之八也路馬有式蹴為有誅而敢以內閑天驥馱載姬妾略
無畏忌山陵之役國家大事而太僕車馬復役其門吏不得用之
此其專擅之九也武庫鐵工鑄鍊兵戈以需緩急之用也而私
役其家不遑國事車輶之設運轉戎器以重軍國之事也而私

輸其物輟推牛斃其專擅之十也二曰貪賊無厭其目有十焉凌雲甲第輪奐華構連街接巷滿十有餘悖入之總貨充物其中讎斂之剝財衍溢于外猶且營繕不輟土木方興秦隴之連筏陸續於江頭豈特木妖之興剝哉此其貪賊之一也濱海築堰內地沃壤田亘阡陌盡入私占公家給種守令監農官倉儲穀半為饑餉之資南畝農夫盡作耕耘之奴農庄所在闔境怨咨多帝地瘠之有譏哉此其貪賊之二也招集厘商開市其家青銅白金車輦馬馱而雲擾於門手持看品上下市直而貿販山積市上之物一朝幾空雖銅臭之人未必如斯此其貪賊之三也於致譯官關給雜物而南金大貝齊統蜀錦條別名目俾貿於燕市之上價少徵多必稱貲於人轉足不准之數然後得免苛責雖賈胡之欲豈至於此哉此其貪賊之四也伴力之人自有其額而列邑之良丁諸郡之富戶冒占濫屬寔繁有徒徵納役債侵督急於星火責出米布毒虐延於隣族甚至勒要刀蹬橫奪其田民傾家破產者比比有之而流離失所籲呼無路此

其貪賊之五也豪悍背主罪在綱常而招納逋亡作為淵藪負
罪橫逆之蒼頭相率來投十百其羣無且好訟之輩自知理屈
必以等棄之心輒生分利之計立券持文一投其門則雖理直
之人緘口而退莫之敢爭此其貪賊之六也瓦署步兵為埽埴
也而自占居半役夫偏苦紙司咨紙為事大也而私送皮楮公
然允換瘠公肥私率皆類此此其貪賊之七也防納貢物市井
之呀趨也而納一徵十規取倍蓰之利販賣藁草村民之不屑
也而舩運京江販入穀布之價利之所在不遺錙銖此其貪賊
之八也尹百源乃其猶子也當得罪被竄之日百口賊獲負郭
良田脅勒索要奪為己有金景錫宰相之人也當乙卯拿鞫之
時以禁府堂上敢受百金纓段之賂遺此其貪賊之九也各處
農庄分養牛隻成籍點閱彌滿原野孳息之數如或剋減則侵
徵之弊延及其隣保此其貪賊之十也三曰奢僭陵僭其條有
三女僕執釁家人之常也而別立膳夫無異內饗食前方丈饌
兼八珍之味日費萬錢每嘆何曾之筋奢僭陵僭此其一也太

僕醢醢為上供也而至令駱夫捉携器具煑熟於家有同御進
子女僕妾亦皆飽飫奢僭陵偏此其二也家圍羅綉之帳器用
金銀之飾供帳什物之華侈擬於王者姬妾服飾之奢靡過於
宮禁奢僭陵偏此其三也四曰忍心薄行其條有三 文定王
后尊則國母也親則同氣也平生恩寵昊天罔極而昇遐之日
聞計赴闕晏然喫飯有若平時及其入梓宮之時趣覆天蓋一
不下淚忍心薄行此其一也前星失耀之後 玉體敬愆屢進
藥餌中外臣僚莫不憫迫而身為首相未嘗念及問安等事朝
議先發泛然隨行忍心薄行此其二也夫婦人倫之始也而棄
別正妻追徵婚幣並奪家產使之飢餓而死永抱無窮之冤聞
者為之流涕忍心薄行此其三也凡二十六條之事其小者足
以病民亂治其大者足以敗國喪家為人臣而有一於此尚不
可一日容於朝廷之上况俱備而兼有之者乎元衡負如此之
罪偃蹇廊廟之上售奸縱惡至老益甚而讜言結於忠舌抗論
箱於直口者豈不以震疊之威稜不可觸而熏灼之氣焰為難